

六經真論

下

四七二

107

2止



門 仁 12
號 107
卷 2



六經與論卷第四

春秋經

春秋總弁

有已姪亦姪夫子筆削之春秋

春秋魯史記之名也有本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事有已姪夫子筆削之春秋東遷後二百孔穎達曰

春秋之名無所姪見惟昭二年韓起亦聘見魯春秋

晉莊曰為良對悼公云羊舌肸習春秋以其善行以

悼公使之德其太子此一百楚莊申叔時論傳太子

之法亦云教之以春秋由此觀之是周之缺礼亦存



鄭樵漁



惟魯春秋為列國所重皆在大子亦修之前已有春
 秋之目則韓起之所見與叔向叔時之所學者乃周
 公伯禽以來上自天子下至列國天子征伐尋事無
 不備載皆周之盛時為王之典章也杜預所說周之
 世典記述是也今漢家禮記亦有魯春秋祀嘗酥公
 十七年事諸如此類皆夫子未生之前亦經筆削之
 春秋也西來周之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然後春秋作晉之衰楚之樹杞魯之春秋一也其事
 則齊威晉父其父則史孔子曰其教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諸如

此矣皆魯史記東遷已後事也經夫子筆削之春秋
自平王十或我春秋之名取董以春夏刊以秋為或
九昭我一張一貶若春秋或我春秋或我春秋或我春秋
公羊正我之春秋皆非也惟杜預所說身有四時故錯春
 以為所記之名此說得之汲冢璽記記夫子時事自
 為夏殷春秋見史墨子曰若見百國春秋以至晏子
 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當時述作之流於
 正史外各記其居官取春秋以名之然觀其篇第於
 無年月與錯序春秋以為所記之名則異矣或曰春
 秋之名如此而聖人作經之意則何如曰聖人之意

其有憂乎。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有史，有成，而敵於王。一命，內史掌之，以別其日，異者其虛，身而知其美惡。周自東遷以來，城令不報，諸侯無所稟，而史官有虛美，隱惡者，百世之下，史並作，予奪不同。如董狐，有虛美，隱惡之罪，在於史臣之私，邦史有董狐之風，危於權臣之劣，善一惡一，不足以懲勸聖人。因魯史記以初見其事，筆而為經，二百五十二年之事，約於一萬。年言之，間使後世因列國之史，斷以聖人之經，則史之才，美者即經以傳，其美經之所不載者，即史以知其詳，此則聖人之意，而在氏，取之以為傳也。吁，春秋

一經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法於覽之

始隱年 始隱年為東周百始年

魯平王在位五十二年東遷之初及為魯孝公末年
越明年而惠公立四十七年而隱公至 歲在己未時平
王在位已四十九年矣是平王東遷王道絕者四十
九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隱公也夫子不忍盡絕
之意也不忍盡絕之則有可待也東遷之初流風善
政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取則秋用慶
也晉侯行王於鞏錫之鉅邊則秋有誥命也王曰其

級視爾師則諸侯未朝也。義和溢為父族則列國
狀有稱也。及平王在位日久，天子雖自強於政，而棄其
九族，蓋有於遠兄弟之刺，不撫民。周人有來新蒲
楚之譏，至其末年，失道流甚，乃以天子尊下賤諸侯
之爭，於是三綱淪九法斃，人望絕矣。春秋於此有不
得已而詔於隱也。或曰：此於平王若以平王之不君
始，隱公者以隱公之不臣。隱公以廢篡域，又以於
弟弑兄，天子不鉅誅，方伯不鉅討，天下豈復有君臣
道乎？或曰：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果如此，視則隱不當
稱公矣。且隱公生不獲辭，死不域授，况賢其遜國乎？

然則春秋始隱之意果何如哉？豈即春秋之始事而
觀之，夫子名雖始隱，而意在周者，蓋楊子雲作太玄
張子子曰：漢其後得二百歲乎？作華竟之矣。其後果
二百歲而親與春秋始隱亦然是也。文武都豐，歸為
西周平王都洛陽，東周西周之政，各有誥命存，皆有
雅頌作，威位大業炳如也。惟其周以未嘗罪紀細滿
不可考，聖人欲為之，各則東遷周事也。夫子陪臣有
不當為，乃執魯以為其辱，其樂武王克商歲在之外，
隱公即歲在己未，其相去蓋四百一年也。周象之
與應年八百，天子以西周以前四百年事，記之於春。

東周以後四百年事此之春秋而隱公元年身為後
四百年始事此春秋所以不得始隱也為金始隱
而意在周政也。雖未嘗及於平王之事而兼平王末年
雖未嘗起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本亦則亦聖人
以此示其期耳。然則春秋始隱之意在周而不在魯
明史記以隱善避政始隱其作史記以太伯為世家
之首伯夷為列傳之首取其善避則失矣。

然獲麟解

春秋不害為感麟而作

然獲麟者服虔曰麟中史士、獸土為信、乃孔子
之史修其母致其子何休又本之石羊曰孔子果因

錄知飛至劉李之代周新、乃獲人燃火之象、火為
赤帝故麟為新者所獲。言其無心於劉氏西狩者从
東至西東卯西金為汝也。其言洗滌如此。固不足信。
或言春秋成而麟至魯國胡安國以為又成而麟至
不可從也。忘而追許金騰之春啓而天及兀罪也。又
言矣。而直連舍諸部九城鳳未儀于庭。魯史成經麟
也。北野此理之常不可從也。然其言亦未盡。或若又從春
秋感麟而作以阿於伊川、一以為夫子之意蓋亦
有素因此事而作。故亦因此事而然。其春春秋
不害為獲麟而作。然麟不世也。春秋豈不作。因因春

而查卦使因否之八卦亦復作惟此言得之或者
又曰春秋絕筆於獲麟但仲尼歸也之亦遇而絕筆
也亦知鳳鳥不世至河雩之曰夫子之歎久矣豈至
是而後知之邪左氏從聖人之意初不在此故說經至
孔子卒使夫子果因獲麟而絕筆為一經之主意在氏
於三家聞見最優豈不知此况敢疑經乎大抵終於
獲麟必史家之常事聖人初無意也麟獲於魯公十
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於史
家紀錄時事必闕其近數年俟他日哀所未聞而
載之非如後世日曆之所記也亦非夫子遽卒而以

麟為春秋之祥以獲麟為夫子之哀可乎大抵漢世
經師推尊聖人大過遂以啓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
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強為之說曰不春地不候麟以
地得也不春公不候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
秋豈直知春秋也哉如史記從然於獲麟則非矣

正朔總論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
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建寅之
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時以曆數之級也下以
未諸族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

八百國之衆其从我也。吾子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
子得而知之。故以正朔之異尚以表天年之叙也。以
示人心之从違。是政服則繼焉。政則及商。故於正朔
微有更易。非各之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視
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子得而詳也。帝以
未嘗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合於天曆之
管寧是額。帝之曆也。建寅矣。析因商陟始以仲春。然
以仲冬。是堯帝之曆。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
正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親幽凡七月之詩。述公嘗
列右稷之事。其於虞夏之際。其勳相襲。事亦準七月

流火星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滿建丑为首
事。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為節。更以十一後
月朔且冬至為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
矣。然商曆曰元起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一月。
豈建子丑以本月。而占星定曆。然初序事仍集夏時
省。亦自用其制。秦漢之建寅亦秋是也。朝虞典祀皆
首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於今而不鉅易也。新
莽造建丑矣。曹魏明帝亦造建丑矣。宋魏而後建寅
唐肅宗造建子矣。宋魏而後建寅。豈滿武鉅易之後
人。始不可得而易之邪。以滿武易之為是。邪朔為

不能以佳速以湯武易之為非抑名亦可行之一
 代而遂正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
 惠又君紀年始於漢之武帝白武帝立年号以紀元
 改泰正而用夏者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真不能易
 也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
 法此子丑之天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号有年号以
 明曆數之故以示天下之從違易代之法不遠已
 如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抑莽魏唐
 肅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狀有殷
 周之所不逮者哉此正民帝改年号之意蓋武
用之不甚明白却創造子丑

六經正朔圖

夏正 寅正月

夏曆內皆以
建寅為正

周易

兌正秋丑

臨

二陽

至于八月有凶七日

未獲一陽

書

以殷仲春以正仲夏 竟正月上日 并正月

朔且良

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將場七月
四月

維夏六月徂夏大東六月比伐
六月詩

十月之交正月繁霜注以夏四月八月非
二詩曰七月小雅何

以獨用
周正

春秋

以夏正紀月，以子孫享，用夏正，僅曰某九月，十月之亥，守秋大熟，亦獲。

社記

月令季秋，九月，待來歲之宜。

周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正歲簡務，罍。

修務，故上春，酹種中春，始蠶，仲春，以水。

鑄修火禁，曰，恒氏以為周，仲冬，斬冰，木，仲。

夏，斬陰木，山虞，夏，顧秋，刷，凌人，春，蒐，秋，稱。

大司馬，夏，正，後人，筮，錘，又曰，上春，郊，曰，農，注，亦曰，

此，我，用，周，正，之，事。

漢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書

丑十二月

元紀十有二月，乙丑，三祀十有二月。

朔，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法正以其年。

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

鳴為候，則改廣用丑矣，至光武復建廣，三國。

魏周帝以董彘說為得地，統正，立建丑，遂以。

青黃七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是又改廣。

用丑矣，至正始，復改建廣。

魏文帝亦欲改正朔，以辛毗諫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

七八月之閒

注为

十一月

十二月亦可

为夏正

書

一月子戌午

春誓一月壬辰

武成

四月哉

生明

武成惟十有三

年春

建子

春秋

春無冰

秋無麥

十月墮霜殺殺始周

正也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

先春

正秋大熟木獲

夏正

巡守正享用夏正

文一之日

子二之日

月丑

陽生於日故曰

此取七月未獲之義也曰为改歲入此室也

用周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乃夏正

周礼

周礼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小虞仲

冬斬阴冰始周正也一作夏正有弁以为

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時未嘗改豈有

周礼不改四時夫子作者秋从而改之乎

正月之吉始和大享歲終十月正歲小年

歲終十月唐肅宗上元二年土月以建子

月为歲首乃似數紀月至明年建正月獲

稱四月

秦正

天於十月

月令季秋为未歲受朔日

漢書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漢高文景武之元

月令

身朝奠典祀皆首十月漢仍秦建亥至太
初元年始用夏正首春正月凡史曆皆十
月為歲首後九月為歲首者皆秦法也
有二未歲之又季秋九月為未歲十月
受朔日則尋秦建亥為歲首季冬待未
歲之宜則明夏得四時之正

七月

有改歲年歲之始七月於一之日二之日
之下曰無夜無陽柯以卒歲則用夏正也
矣又於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為改歲
入此室必又用周正也周禮既祀子以為正
月履柯室為正歲

左氏

七月作於周雖述夏正終不忘周月令作
於秦雖言夏正終不忘秦亦又人著述之大
意也

左氏記春秋猶班固之記漢周本建子
巡狩征事皆用夏与前代無異但首事以建
子之月左氏以春秋曆春王正月以為周正
建子之月則非也漢用秦正朔朝賀典祀
皆首於十月班固誤記秦七月五星張東井
以為夏十月則非矣

晦養既孟子尚曆之又以為攝又疑詩中月教不改

曰某向者疑其立行若尚有疑則不闕之為愈
不必難為之說可知胸中亦無的論矣觀此
時必在兩等語一尋以夏月祀之一尋从此時
候稱如七月周人之時純用夏正又十月下
云曰為改歲入此室也也乃周正秦人月
令之春純用夏正又云季秋為未歲受朔
日乃秦正

春秋周夏正詳

春秋春時日月皆用夏正

春秋春元年春王正月用夏正也在氏以為周正建
子非也候周法象以十一月為春與夏正異則春法

當日元年春正月其言豈不甚悞亦應以王之字
間於周時周月之中一不可也候聖人因周之建子
以紀時月則春法豈曰元年冬十有一月十一月既
春冬歲終云十月又豈冬冬一年而冬而冬今既不
然春冬冬十二月則用夏朋友二不可也候聖人春
春而與冬春秋而與夏夫子平時志在春秋而又告
顏子以行夏之時亦不任作姓名曰春秋而與冬夏可
乎三不可也候周變子丑寅以為春又變其月數以
為春正二三月夫子刪詩之時邠九小雅之詩皆三
代辭人所作如曰七日流火九月授衣四月維夏六

月但暑皆甚月也如曰春月哉即春日延、秋日凄
、冬日烈、皆甚時也周人尚不以周月而變夏時
夫子杜夏之於春秋可乎夫子剛時用夏正亦不
春秋又用無冰十月隄霜教教以皆周正之明驗若
以為德也年春正月日南至為周建子之澄則昭二
十年春二月南至亦以周建丑十二月可乎况
此皆德文非經文也春秋之失問可知矣若以莊七
年秋無麥為周時之澄秋大水則莊二十八年冬大
無麥麥亦可指之以以為麥熟於冬乎况此皆經文非
傳文也至人儒時之意可知矣又禮衰二十八年春

春無冰定九年十月隄霜教教若斗建寅卯辰冰亦
是教月次在亥霜雖教教何足為異蓋春無冰者從
閑冰之時無冰非藏冰之時無冰月令仲春閑冰先
薦寢廟於凌人驗之十月降霜亦為異以其教教則
為異及後教處春秋用夏正無疑矣胡安國曰春秋
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月也巡狩巡享皆用夏正
尊商祭二事以明之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春始
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如知月不易也後乎周
者以丑為正其春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
也以二事觀之則知周之建子非春亦明矣如此則經

春秋大寒未獲惟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皆及正也
疑用夏正 章月冷春紀年皆用夏正

六經皆用夏正并

正月之吉始和此夏之正月也何必視周建子之月
惟十有三年春秋此夏之春也何必視周時之春隱
元年春王正月則亦夏時夏月矣何必視周建子之月
六經之春皆采文依則可不必強拘為之說也曰周禮
易曰周易神周時皆用夏正何独於春秋而疑之曰
乎

周易用夏正并

易先言正秋也臨干卦曰至于八月有凶蓋臨十二
日卦二陽方長觀卦曰八月乃二阻漸消之時故曰
有凶復卦曰七日来復曰者陽也六陽終於乾交陰
至于一月則七陽復生矣故曰來復一則易周易也
用夏正亦無疑矣

周禮用夏正并

周禮正月正歲說者皆以為正月為周正月正歲為
夏正月而不知周禮無改正之文大專云正月之吉
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觀之使
萬民親治象於日而斂之小章云正歲率治官之展以

觀治象之法世之正月之古者正月朔日也既之正
歲者正歲之中非必朔日也夫身既立治象使民觀
之十月而歛之小年於本歛之前師官屬而觀政也
正歲不云正月吉日其失正歲正月皆夏正也知氏
視正月之古懸治象正歲又云治象觀擇周禮無正
歲之治象之又况既歛日而歛之又何所觀乎鄭氏
委曲其辭以合周改正之說正如班固吞法元年十
月五日聚東井不知庚子十月非夏十月也九此則
周禮中所說上春秋中此知周禮亦用夏正無疑矣
待用夏正并之見於春秋用夏正并中

春秋之作本魯史之旧也備年之法日月泮時皆魯
史之旧也聖人特因事約文加以以筆削而已褒貶
自著或者求春秋之旨遠禹則從夫子以正夫身天
子之事其言為不微故當時禹弟以文字稱如子游
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春閏月不告朔就朝於廟此聖
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之餼羊易子貢之智
未可以言春秋也短春趙鞅師、弔衛世子蒯聵于
城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
是智之智亦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為聖人之言晦而
難知故而莫測殊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

心事魯史也又亦魯史也夫子特自事約又加之筆
削而已夫子曰多聞足疑又曰若猶及史之欠文也
夫疑曰欠疑又曰欠又則不敢以私意增損明矣經
有春年而不春事若元年王正月之類有春時而不
春月若秋衛人入邢之類有春月而不春日如三月
莒人入向之類以至致夫人而不春其姓僖八年夫
晉魏曼多仲向忌之不春其名襄七一因旧史之又
已如史策明文時月失次皆存而不正大概聖人於
前世事非能休知而心達也亦贊諸旧史而已旧史
之又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其他以有赴告

則春無赴告則不春即其曰文而曰之則如獲君曰
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昭十曰批我行人趙盾殺其
君以於董狐知棄其師也乃家史之類是也
易其旧而修之則如公羊所論是像如兩昭七蔽梁
我丘石不蠲之二類是也疑則闕之則如甲戌己丑
之謎春桓五丙戌之舉春桓十五月之闕其月鄭公
之闕其人莊二之類是也曰聖人因魯史祀以修春
秋亦敢言作也述而不作此聖人之本心豈虛言哉
例例非春秋之法
春秋之法重事而輕人詳內而略外無有所例也

朝覲會盟祀子之本也侵襲國入征伐之斧也魯與
隣有相交之款則悉肩之外必則弗肩也君在則肩
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則肩卿而大夫不列焉卿子在
而大夫不列焉然後大夫得肩焉盟所以紀信裂筮曰
盟言而得肩聘所以講禮公子札曰聘魯而得肩凡
師大事也故乘鷲得肩城杞大彼也故高止得肩以
至荀林父之敗狄士鞅之合吳又以赴告而與魯共
事得肩焉則春秋之肩因事以見人而非目人以見
事肩於魯國則詳季子叔肝之卒延廐即圍之役是
也於他國則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遺直封洹刑

肩之在邦及城塞門之在齊是也春秋重事而輕人
詳內而畧外豈不然哉烏有所謂例若以麟在亦
片辭名字官爵各有原解則亦如邦伐又肩字以褒
之通大目衛侯燬名以燬隱二姓而年城可也今
則舉一也有曰心曰叔曰伯之亦曰隨其功道杞一
也有肩侯肩伯肩子之亦曰隨其善惡滕稱侯而後
稱子滕有隱心為侯威石以未薛稱侯矣而後稱伯
薛自隱心為侯而襄公降此一人也一國也而前後
稱号迭斬莫不於此夫奚然若以官為貴而寧啜躬
叙贈之役者柯貴而稱尊以爵為深而祭公賈私交

之位有何來而稱公以名為敗辭則息矣如趙武何
罪可與以字為褒貶則不臣如祭仲何功可褒使其
褒貶之於聖人亦忘如是之無忘也若以麟經編次
貴在正名春爵先後各序尊卑則皆如春公舍衛子
莒慶盈于泚惟二所以先諸侯而後大夫春公舍齊
侯來公陳世子穀盈于囿所以先列國後世子也
也今則齊來舍郵序居公上齊以伯主鄭邢舍惟德
六伯在段先盈于夷并卿以子而先杞伯盈于幽許
以男而先滕子恐之盈杞大夫子帛及居莒子之上
德二年以杞魯故道之晉魯之舍齊世子光及居知莒懿薛

之先知男爵也履祭之師則先曹伯晉侯和也惠壞
之舍則先來公侯其編序以於聖人亦忘如是又不
倫也意者或先或後或大或小無非因因史之所以
然者而錄也耳乃杜預則春、於例春時春月春日
春名春爵春人春氏春字無非春秋之例也且如以
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例也有春身
而不春事元年王正月是也有春時而不春月秋衛人有春
月而不春日則此聖人褒貶之深意名以命之字
以詳名爵以序位氏以別族例也有諱名而稱字知
又有舍爵而稱人齊人之類有與族而稱名無取此

聖人所默之微植吁天下之事固有進日而心是者
文曰而意莫者不可概身也曰為辰代而辰代有曲
直曰為城築而城築有古曰為盟分而盟分有誠
詐曰為朝聘者恭傲是豈日月對名氏所能於耶就
使日月名對大抵可以於矣則所多日而日無其日
無可以於冬月乎例所多月而日無其月無可以於
春時乎例所多字而日無其字無可以於春名乎例所
多名而日無其名無可以於春人乎以日月名字人
爵之於左道棄而疑非聖人所以為無也豈日而月
去心敲木遠而妻土耶公甲戌也丑有日無月不春

首時之義不可勝數可以隱成而至夫子杜無闕又
乎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預例為周公之常法曾
不知辰代入城之例用之或時不存豫立其法真知
言

褒貶善世之褒貶

或視春秋其為褒貶之各欵曰諸儒之說春秋有以
一字為褒貶者有以為有貶無褒者有以為褒貶俱
無者視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者意在於推尊重其視
此大史心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之後不能贊一辭故
學者因而得是說也視春秋有貶無褒者意在列國

之君臣也其說以於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亦以
則有之矣故字有因而得是說也視春秋無廢敗者
意在於矯陳儒其說以於竹帛紀年而春秋知棄其
師齊人躡于道之貴皆孔子亦修又前故學者因而
得是說也雖其意各有所以然亦不可以泥一字
廢敗之說則是春秋二字皆挾劍戟爪霜聖人之意
亦如是之勇猛也泥於有敗無廢之說則是春秋乃
曰空城且之春重人亦如是之慘刻也泥於無廢敗
之說則是春秋為瑣語小視聖人又亦豈無故而作
誣也大抵春秋一語春其善則萬世之下指為善人

春其惡則下世之下指惡也所以為廢敗之春欲故
春事也亦然春始作而觀始者敗之也言其用惡也
春初賦六和初者廢之也以其曰八情也聖人雖未
忘必是為可廢之是為可敗然而失錄其事微視其
辭而侯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惡也述乎萬八千
言之間茲又所以為一字之廢敗者欲如是而已

春秋之文詳畧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異辭此心羊氏春秋始也
休知於其說且但自昭迄哀夫子即所見而春自文
迄襄夫子即所聞而春自閔迄僖而上則又據據於

所傳聞而昏大春秋叙各之法詳於所見畧於所聞
至於傳聞之事則又因其彷彿形以而得之始存大
略不敢有一毫之損益至其正五之闕其月節公之
闕人其文辭不足而於其高之私不敢忘於若澄水
火公曰孔子著春秋隱威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
曰定哀多微辭

看春秋後立三節

五霸未真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
既衰之後是一節五霸城公為威孔子稱微管仲者
其被髮左社矣別威公之有大功於天下可知然亦

有可憾者夫自王綱解紐強凌弱卑篡篡之時之人
思大國正已也如魯衰之時此時威也亦統集天下
之勢整頓天下之事豈非有大功於當時乎然五伯
亦出王先之遺介餘汰猶有存者故伯主一與則天
下之人見伯者之功而無復見先王之汰豈不大可
憾乎大抵王道霸業相消長春秋之始齊魯洪之
小伯見於春秋經傳占諸侯合盟征伐稍多此便是
伯之始方周末東遷之前未嘗無方伯連率之職然
當時尚稟王命政不視之作東遷以來王者自無德
合操屬人心道理諸侯稍有才智必自求之盟會此

伯之名所以立然也僖公之昭當時之若亦不易故
得所以九唇盤不道三四國而止刻威公時大國言
齊果遠國言江黃其餘莫不從伯業誠也後見王
道消之口東遷之初古三代未遠故春秋左氏所載
隱威閔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諫莊公封叔改於
京亦非制也見得成周條城之遺祀猶在如石錯
之陳衛莊公亦見得且聞後子教之方弗納於邪歸
奢淫佚亦自邪也見得先王教子象德之法猶在如
師服之諫晉桓二曰且聞國家之立也非大而事小

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遺祀創室大夫
有貳京土有隸子弟廢人工商各有分規皆有等衰
猶見得三代制度各分等衰能悉委曲如此之不可
亂也春秋初老師宿儒之所極先王之典法亦泯學
者浸至深者到後亦春秋中與水能如此言者甚少
間若左史倚相之於楚叔向之於晉子產之於鄭然
能言其時使世之垂覽博物君子

三傳 三傳各有得失

或問三子傳述各有得失孰優孰劣曰公故曰左而
左氏別筆錄也公故解經而左氏則記事也體制不

曰詳畧亦莫未可以優劣判也或謂左氏得之親見
公穀得之傳聞非也或謂左氏有三良史通公穀有
其短亦非也大抵黨左氏者以左氏為大官以公羊
為賣餅家尊公羊者以左氏解文皆疑為綴不歸非
膏肓痼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文皆疑為綴不歸非
一人所為右公穀者以為又清文約多所發明二子
才及或者均取其善者則曰左氏善亦非范寧公羊
善於綴公穀善於短均取其失者則曰左氏失之誣
公穀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廢三傳者春秋三
傳束高閣盧仝三傳作為春秋散文中或又亦得也

合三家曰莫而通之為作春秋諸人七方餘言以平
其得失晉劉北公小周作有是數說者皆不足以及
三家之學也大抵三家之傳各有其長亦各有其短
小論其短以王正月為王魯是公羊之善教以獲麟
為成文所致是公穀之附會以平氏為君氏是左氏
之誤又也所短者如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
之長非一端每日蝕不昏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
公羊曰二月也公穀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
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為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社
公羊曰蓋以觀齊社也公穀曰非常曰觀、庶事之

辭也。東墨子曰：燕汙之社，齊之社，穰并之社，林里之社，之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文，公羊為長，鉅，春，盟，于葵丘。左氏曰：齊，桓，不，務，立，而，勤，遠，裏，心，羊，曰，費，而，務，之，教，者，九，國，各，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宰，孟，子曰：東，牲，載，春，而，不，飲，血，初，春，曰，燕，易，樹，子，則，葵，丘，之，教，各，梁，為，長，三，子，之，長，也，此，者，中，也，至，於，三，家，皆，鉅，以，作，德，左，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鉅，於，魯，隱，公，之，事，春，曰，公，及，邾，伐，又，盟，于，莒，其，年，也，春，公，薨，不，子，始，於，禘，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擯，也，於，晉，夷，公，之，事，春，趙，盾，執，其，君，夷，舉，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盾，也。

於，悼，公，之，事，不，子，春，許，世，子，止，我，其，君，實，三，子，者，曰，非，我，也，實，病，死，而，止，不，嘗，菜，也，其，所，以，異，乎，鉅，者，蓋，鉅，之，意，各，有，所，主，不，子，魯，人，也，因，魯，文，以，成，鉅，固，不，必，論，也，然，官，為，正，卿，豈，不，對，賊，位，君，象，子，菜，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惟，飲，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短，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大，檢，者，石，谷，然，後，知，筆，削，之，檢，有，左，氏，然，後，知，本，末，之，詳，學，者，不，可，不，兼，也，使，聖，人，之，鉅，德，之，至，矣，三，子，之，力，也，漢，時，公，各，既，作，加，董，仲，舒，公，孫，弘，之，終，引，以，斷，大，獄，都，吏，其，有，功，於，世，非，特，傳，聖，人，之，鉅，而，已，左，氏，既，作，加，大，史，石。

列向之徒著唇立言首尾倒錯不將相據而自見其
功於世又非特植重人之誣而已學者於重人之誣
苟能合三德而觀之亦足矣未可以是以而議其失也

公故二德 師承

或問公谷二家師承始曰若何以論其始乎列歌泮
人尚不能知况後人乎公羊本齊學後世有以為名
高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者有以泮泮誣者公梁本
魯學後世有以為名者有以為公故者有以為秦
孝石時人者皆無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我乎心子
之視疾 昭十 則公羊心也於乎心子之說公梁虽

我師后之語或也於泮初未可知然若求二家之
傳矣二家初皆口植非如左氏之筆歸然左氏之植
又不如谷梁之植也公羊氏各有所說於此守有
所說登未及者有所說代者為主代者為客客弟子
記其師之言合其語音以銘之也有所說公羊子曰
非其唇非公羊所自為可知矣谷梁之唇有所說或
曰有所說德曰有所說于子曰沈子曰公羊子曰有
所說谷梁子曰省弟子記其師之說而雜以先儒之
言則其唇又非谷梁之唇自為可知矣以谷梁必也
於沈子于子之說或者疑其以為泮人初也蓋右三

值而考之左氏之筆歸必之於焚香之前心谷之口
傳其也於焚香之後何也左氏筆載晉楚師行用安
大夫世族無所不備其載下筮雅香与及豕師者心
同則作於焚香之前明矣心谷改曰左氏之說二百
四十年事狀多十得四五不亦香推其說於例也此
心谷作於焚香之後明矣或曰左氏之信既作於焚
香之前故隱而不宣曰春秋所記當時君臣其事其
具於左氏之信隱而不宣豈所以免對誰也孔氏之
塵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香隱也心谷鄭氏之學
不占左氏香非香壹也惟其隱也不宜以未世口說

流行故有心谷鄭氏之學鄭氏無師成氏有錄無香
故不顯於世惟心谷獨盛自左氏真而心谷之學又
微矣然亦決不可得而廢也漢真之初胡毋生以心
羊學於景帝時先立學官而中心而推在漢學受之
撤丘江公故心谷之學極盛於漢善乎苑繁之言三
象之學曰廢真由於好惡風衰繼於弁訖武帝好心
羊心孫弘又好之而心羊之學遂真矣衡太子好香採
宜帝又好之而心谷之學遂真矣廢真由於好惡也
撤丘江公訖於口上与仲舒淺不如仲舒而思相公
孫弘亦為心羊學此輯其義存用董生由是心羊大

真此盛衰繼於弁洎也嗚呼自胡毋生用而公羊盛
召張論蠶而石渠與嚴氏之學泯而左氏新杜預之
植晦而趙以起信矣夫

叔梁紇

二石解五不少必渠之學

洪真於景帝時公羊之學先置博士至宣帝則成太
子好公羊論於石渠其說雖勝並立學官然建武中
真去石渠之論亦遠當時之推四十九家而公羊秋
獨不獲與何邪豈書宗亦崇詔高文生受公渠學推
其高弟以為講師則其學未甚抑絕考之儒林傳學
公羊者凡九家而以谷梁名家家獨無其人又何功於

斯時也左氏之學未甚行而谷梁之說雖不勝於公
羊何也蓋公羊之學取重於世亦有由也公羊洪齊
襄公獲九世之雉春秋之大武帝兼以報平城之恥
公羊世剗贖得罪奔太子輒非而不納春秋大之高
子疑取之以行成方遊之詐誘此二事公羊之學查
於武昭之世者以此而又大儒如仲舒思相如石孫
弘之法取以決大秋節吏事皆公羊之學以此不倚
不重乃觀襄公獲雉之事與太子為衛君之惡雖公
羊之說其亦為然其學亦以此大重於時豈論三
家之學各有短長言其序事莫若左氏之工言其解

鉅莫若吞梁之密而左氏之夜幾多抵牾試尋隱石
敬身事祿之始天王元年之歸仲子石羊以仲子為
威心之母則非故梁以為惠心之母則是矣左氏以
為惠心之妃且藏其襖山事豈有仲子犹存而襖為
之歸者乎如君氏卒公后以為于氏大夫也是矣明
道蘇東坡又以為惠心而左氏則以為隱心之母且
不肩姓為公故曰君氏是變男為女矣如初獻六羽
左氏以為始用公后以為始備於斯時也諸侯天子
大夫諸諸侯六羽之舞豈仲子婦人所宜用公后安
得亦以為備款如祭伯來公羊說未齊公梁說亦朝

於斯時也諸侯爭衡陵茂王室必皆在尊周之心然
後有使魯之命公梁安得不喜其未乎心念我于諸
則有后我先心之辭紀子帛盟于密則有以帛為伯
之說大抵吞梁解紐在於尊王室抑外先朋黨賞而
也一任之作楚皆若此不特此也王人救衛拜者之
事也子突之善稱其名以貴之王所與朝臣子所與
朝也言曰公朝其其尊夫天子而嘉之首戴之盟等
諸侯而不及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盟也此之盟先
王人而朝諸侯朝服雖弊必加於上也凡此豈非尊
王室為重乎追我於濟西以為有女使我迎於武又

言河曲之戰所以不言及者略之而不及也新道之
同盟所以不言及者其曰外楚也及則敗秋又復不
以不言戰者其中國與夫秋不言戰也凡此豈非
抑外夷為先務乎以至城郭之師右毋曹以共之既
義有侯之功矣而歸政之城散於諸侯復有以諸侯
族之衰困宋之辱敢凌中國亦既點楚子而人矣而
侯椒亦聘嘉其未也復有以為楚子之廢仇此又以
明賞罰為念矣此則谷梁之得也若夫衛輒拒以祀
為尊祖不納子糾禮為內惡号从中国多如善權之
春以蚡泉為真泉以从秋人之号此其失無可疑者

公次干

滑而以為次干即公及齊人將干旌而以為
其地豈無因而變出之盟旌無曹伯而以曹
伯谷沙隨之合旌無滕子而以藤子谷其人豈無因
而獲此則谷梁之失也谷梁解旌取於二子為長慶
而知其惡者聞諸聖人若如此

左氏非丘明弁左氏乃六國人

列歌曰左氏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堯夫子而公羊
在七十子之後曰丘明孔子作春秋丘明為之佳
班固藝文志曰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而作者杜預序
左傳亦云左丘明受旌於仲尼詳諸所說皆以左氏

為丘明無疑矣至唐洪昉趙氏獨立說以破之洪昉
曰論語乃引丘明乃史秋避位之矣左氏善諸國史
以春秋春秋後人從左氏為丘明非也趙氏曰公谷皆
孔氏之後人不知師贊哉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賢
人而左氏不知也於何代惟洪昉趙立說以破之未有
的論然使後世終不以丘明為左氏者則自洪昉始
矣況孔氏所稱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斷非左氏明矣
今以左氏植黨之則知其非丘明也左氏終紀韓魏
智伯之事又序趙襄子之盜則是晉之作必在趙襄子
既卒之後若為丘明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

使丘明與孔子同時孔子既沒七十有八年之
後丘明始能著春秋左氏引之以左氏為六國人在
於趙襄子既卒之後明驗一也左氏載子麻隨秦師
敗績獲不夷女又云秦慶長鮑慶長武師師又晉
師戰于緡秦至秦公時立賞級之爵乃有不夷慶長
之号或有作左德也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
在於秦孝公之後明驗二也左氏云虞不臘矣秦至
襄王一作心十二年初臘知氏蔡邕省於臘於周即蜡
祭諸侯並無明文惟呂氏月令有臘先祖之言今左
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於秦惠王之後明驗三

也要簡則曰有曰度長不更者秦孝公之官名左氏

師兼郟衍之徒而稱帝王子孫果有威王時郟衍推

上位然始之運其指不徒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

國人左齊威王之後明驗也左氏言分星皆準堪

輿策韓魏分晉之後而堪輿十二次始於趙分曰大

分曰大梁之指左氏引之則左氏為六國人在三

家分晉之後明驗也左氏云左師辰將以公乘馬

而飯樂三代時有專戰無騎兵惟獲秦右從六國始

有車千乘騎下正之指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

左蘇秦之後明驗也左氏序呂相絕秦也子視齊

其為雄弁且作直游說之士梓園之辭此左氏為六

國人明驗也左氏之各序晉楚事最詳也楚而楚

猶拾潘等指則左氏為楚人明驗八也據此八節亦

可以知左氏非立明是為六國時人無可疑者或問

伊川曰左氏是立明否曰惟無立明字故不可考又

問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其可信者爾莫知言

左氏喜言持唇易

予愛左氏所載春秋賦詩者三十一篇有信二十三
年趙盾賦河水始詩所以言志賦詩所以見志然有

一言不酬一卦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者有賦詩不
知又不容然有少亡之禍者則字者為可不知詩之
寓意乎又有愛左氏春秋列國之事其引各據或若
三十九按虞春者一按夏春者十三按商春者十按
周春者十有五歲直得古重賢之用心不勝不登
所說而事之大者悉取斷為予又按左氏所載言易
者二十莊一閔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
周易十有五餘則連山叙藏占筮者之系辭也予
非取其占筮之有中也不取其通變而不滯也若於故
仲又筮得互休之說焉莊二十二
觀之否又於畢方之筮得

變卦之說焉閔元
比有卦無辭於穆姜之筮得節
以辭為主之說焉襄元
之禮於秦伯之筮得系辭之真
於今又者之說焉僖二十
大有之珠大抵言易而不拘於易
姜秦伯
筮相反左氏非惟解筮優於公谷而又善言詩春
易又非一家所鈔及也左氏言
古文大筮

六經與論卷之第四

後學 成德 校竹

六經與論卷第五

鄭樵 撰 仲

礼經

三礼總弁

儀礼者述冠婚喪祭朝聘饗射威儀之事

周礼者周官政典之存述官府掌職之礼

礼記者乃各經十七篇之外諸儒雜記合为一

卷三礼並是郑注北朝徐道明兼通之以投無

安生不類遠水取其說以為正義

礼之別也有三曰周礼曰礼記曰儀礼考經疏曰經

礼三百威儀三千礼记说曰正礼三百威儀三千礼
器曰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曰礼儀三百威儀三
千詳此禮文當時制作本有二卷其三百篇者記言
官府取尊上下之序其三千者皆曲升降進退之
辭安知周礼儀礼乃周人之礼而所撰礼记者特二
礼之儀注耳漢真礼徒焚燒禮其惟魯高堂生所傳
士礼一十七篇矣之儀礼是也与礼右卷曲禮雜記
數万言而已曲禮天子射官也 西京雜學行礼於
曲臺右卷礼記數万言号曰曲臺雜記
今之礼記是也而周礼一卷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
之於女子李氏失其卷官以考工記足之獻於武帝

時藏之秘府五家之儀莫得見焉五家礼弟子周堂
生蕭奮孟卿右卷
大戴漢世諸儒儀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礼右宜
帝時立学官周礼儀世虽存其卷未有名象者至郊
康成然後二礼之訛歟始具焉至不賴運費心焉而
後三礼之疏始備焉

仲長統曰周礼之礼礼记之礼礼记作於漢儒虽
名为礼其礼也陸徑明曰此記二礼之遺闕故
名礼记如介饌虞主儀礼特言其礼礼记兼述其
事意合之礼记特儀礼之傳并礼以儀寫为文或
親承聖旨或師儒相伝禮之注者不敢任授有漢

以後為注然王甫在邦之後亦視之佳其說非也

三社同異弁

三社之學其所以祀異者其端有四有以於前人之
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以於聖門而德之者異者有
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為一朝之異者有專門之學
各有名原而以臆見為先代之祀者此四者不可不
知也何說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社因
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从而易之墨始於晉豎
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編始於秦秦以
至古者麻冕令也紬儉古者冠編繼今也衡繼同為

一代而異制如此拜而遺說尚存將以推考因革也
故說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法後人之疑乎此三
社制度不無懸弁異也何說此於聖人之門而德之
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聞道均矣夫子沒
而其說不同曾子蓑裘而布子游褐裘而子小歛而
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以之道子游曰
為之大功子夏曰為之有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
而異說如此況獲德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
而從而信之則予者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
此三社又孰不無弁異也何說後世諸儒損益前代

而自为一代之典者者三代之世聖者墮且各有制
作迨大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
欲為秦典故祭祀官名亦效於古後世明知二層之
於秦漢就且日月令為周制為商制況三代之
昏所作非一人所成非一時作周制者未嘗與儀
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制、就謀又為勉使之無
乖異也禮專門之學欲有名家而卒以臆見為先代
之制者昔者春秋之末雖秉周制者惟魯而已而
執羔執雁者魯人已不自知則制之所存蓋無幾也
延乎秦世灰滅殆於後世不復為制以延儒生歸乘

黃金以酬浙簡諸儒斐然若述所聞雅以臆見而吳
亦見古人全居故其學以霍山為商岳以太尉為夏
官以商之諸族為千八百國以周之諸族封域為千
里者四十九以介缺地內為三心以大章之大十丈
七大學為六官其時信其古居而無疑後世以其信
久遠而不敢非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有勉使之
乖異乎制學之說以此知氏註經亦究其述之人亦
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存而棄之先王之制理
有不貫則由說以通之至於後世微明堂或以為土
堂或以為九堂或以為十二堂微太學或以為土學

或以为如辟雍或以为如滕序或以如成均黜宗
狗其言之必有则皆三礼之昏祭其昏之所或则省
周礼之制大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太学一也而礼有
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儀礼升

儒林通言礼止善为颂讚也

古人造士以礼升与诸侯言之者儀礼是也古人
六经以礼升诸侯春秋与易並言儀礼是也儀礼一
昏成王太平之日周公损益三代之制作为冠
婚丧祭之仪朝聘射饗之礼行於朝庭卿黨之間名
曰儀礼而礼寓焉正如後世孔子與服志之於洗奠

傳儀礼者以於高堂生士礼十七篇而魯徐生善为

冠文帝時以冠为礼大夫三士冠礼二士婚礼

士解射礼 六燕礼 七大射礼 八射礼 九乡射礼

十大射礼 十一燕礼 十二乡射礼 十三大射礼 十四燕礼 十五乡射礼

礼之百经以於魯淹中河間獻王得之凡七十五篇

並域儀之事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傳士礼同而字

尤多畧合二十九篇乃造礼案班固九流劉歆七畧

並不注儀礼往一洪儒見高堂生所傳十七篇遂據

微礼经而作之而范曄作後漢书云礼古经与周官

经前世傳其昏礼有名象者中與以復知年為駮哥

為周官作儀並不及儀也邦年馬融以儀周官而儀
儀周官儀也則儀於一春蓋晚也未嘗故授至應成
力之注也一篇所記賓介饗飮之物亦悉新與之數進豆蒲蓋
之美銅盞時簠之列考於周官掌客之祀宰亦相合
儒服一篇子夏先右又注凡祭儀曰以衆其義者凡
十有三又有問者曰何以何也又解蓋也於燕師夜
為問難以相解歎此皆後儒之所增蓋明矣儀於之
春作於周公春秋以來不與之春亦存於儀之意也
夫三家儀魯六卿禮晉於之大者也亦存矣士大夫
略於於而詳於儀故殺也之宴武子不勉儀身春之

為籀法不與對即贈賄魯昭公非不知於而女叔
齊以為儀也非於也揖遜周旋之間趙簡子非不知
於而子太叔以為儀也非於也而古人於意亦有強
名者儀至後世洪熹儀者有二即為此卷與威威儀
事得氏張氏不知筮但盤舞音解為於春天下郡國
有容吏皆諸學又則天下所學儀於者僅於與威儀
之末爾今儀記十七篇即應成王甫考為之注應正
觀中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周於儀記非周於春其
後賈公彥始為儀記疏因有黃履隋孟哲章句則取
其要為疏五十五卷韓文公嘗苦儀記難讀又作說儀

礼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惜乎古亦及其時
道遠揖遜於其間嗚呼咸乎安得儀如如韓文
公者与之論儀如矣哉

東書

東書

古者以詩春秋宋造士禮之四教後世兼以易春秋
禮之六藝漢唐並立五經博士曰待春易春秋而
也禮亦一春無他為六經之中以禮為有牙祀乃平
非牙周禮金有六司亦乃平之職而不可視之牙春
三代以來於牙遠於天下行步則聞環之南大夫無

故不去鐘簠士無故不撤琴瑟故宋無事於春自周
之衰於禮亦廢天下指玉帛為不鐘鼓力亦大師擊
道亦無敏于道楚道祭道祭入河入海亦工亦春一
切論之後世亦視牙者如派於工伎之末矣漢真樓
求於脫卷之中於得於掩中亦得於制氏為堂止亦
植士於十七篇律氏環氏不知經但錄盤辟為不春
制氏以雅牙色律廿其官煥然記其鏗錫鼓舞而不
能言其義文帝時周於亦以魏子人實心年百獻其
春乃周官大司馬大司牙二章武帝時河閼獻玉好
儒學与文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牙事者作牙記

猷八旬之舞之制氏不相遠其後曰文既王定受之
以授常山王為成帝時猷之有二十四篇及列向板
脊為牙祀二十三篇又牙為必松不同故其為別歸
樂別歸則牙祀已見於列向著則歸之於牙祀自牙
祀亦有牙本牙論牙尚牙言牙於牙情牙化牙象有
實年費有師已者既又侯十一篇之外雅合為牙祀
有則又有牙奏牙器牙作意昭牙穆祝待孝祀牙通
牙義昭本昭頌寶心十二篇名存而辭亡則牙唇貴
闕多矣不銘之牙唇亦存其牙制牙官雜之於二祀
之唇就可覆也二我祀雖立牙官於宣帝之時並無

牙祀篇至後漢且融始以月令明堂位牙祀三篇足
之為四十九篇行於世周禮一祀為牙唇之遺而後
世不列之學官唐有周禮生伎而無周禮學官良可
惜也牙唇之亦存於後世久矣唐之李嗣真振鐸
於地而黃鐘自應張文收漸竹為律而呼鐘自鳴牙
唇金七而人心之牙亦始於存也

牙唇佳授

寶石 又帝伏生武帝王定 成帝 列歌 成帝 板脊為二
十五篇與鳥蟬牙同作別歸
以以情為林

礼本於人情、生而礼隨之古者民淳事简礼制虽
亦有恩斯民不能無至家之情則冠婚之礼已萌乎
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礼已萌乎其中不
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礼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遂
日趨於又燔黍稷烝足以尽相爱之礼矣少以为未
足積而至於造豆鼎俎俎行後長足以后相敬之礼
矣必以为未足積而至於賓王百牲其又非至誠也
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豆鼎俎亦必如燔黍稷
相爱之存也賓王百牲亦必如俎行後長者相親
之密也夫礼於有本有又情者其本也其有又情
又攝

避升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祭之又攝歸哭泣其本
則哀而已祭之又攝獻酬其本則敬而已即其
本而觀之三月三牲可以為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為養
義冒絞紵可以為享歡禁免首亦可以為享區、之
又亦惠其本也其本而無其又尚可以義起也
其又而其本則併与又俱矣何哉礼本情而已

礼又攝益弁 礼又攝益有二

高周之真所以攝益礼又者其既有三一以親諸侯
又從豆二以威諸侯又物三以太先王之制度以
從親諸侯又從豆者高周之初与列國等也弁一且

起而君之其服之制未可知也先王恐有以一其心
於是乎正朔建丑者易而建子服色尚白者因而尚
赤戎車乘翰者改而乘騂楛諸天下子之更始其乘
心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舍舊而從新詩所謂時邁其
邦昊天其子之者也其心不服乎則必正朔服色舊
旧而不改王制所以革制度衣服者為教一者君禮
之也所視威本朝之文物者天下之民日起於又下
以臺門兆陛為貴者故以茅茨土階陰之方以干戈
羽籥為羨者故以蒼房土鼓牙之常者子可故因其
是博者博而加以犧象因其難辨異而加以黃月

因其四連六瑚而加以八簋因其鉤車大輅而加以
玉輅於以示天子之尊於以備宗廟之飾則天下知
所畏而不敢犯矣所視大先王之制度者西周之初皆
積累數百季而有天下後世子孫求其制度之定亦
先祖者張而大之以為一朝之威徽曰為糧公列君
所行之所行也周石田之而備井田之制道為天下徵
法而華夏高之真助象門應門太王足所之亦立也
周石田之而定其門之制使諸侯惟有齊雉而不得
有象應象臺辟雍之玉都豐之西營也周石田之而
定三雍之制使諸侯得為觀臺泮宮而不得為象臺

辟雍蓋所以明王業之基也
禮記又之權益亦以此三
省而已

禮記總弁

三代正禮我朝無復能明禮記一層以自外氏七十
二子各撰所聞或歸曰禮之義或述夏禮之由或兼
記併履或雜叙得失編而錄之以為此記漢復孔家
之春雅以於當時者二百一十四篇漢復記數百言
於右若若若若若若
雅文河間獻王為禮一編百有三十一篇集而上之
又有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十一篇集而上之
史記記三十一篇王史二氏戰國時人與大戴則為
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為二百一十四篇
八十五篇小戴則為四十六篇至馬融又益以明堂

位月令牙記三篇為四十篇行於世後之禮記

一層曲禮論採於曲禮而不及五禮之大序其言
故有教習骨又指而王制著述於博士而春秋先王
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雜祭世之信大射繼衣於
天子而改魯論又又教之以論有之以刑取禮運載
夫子之說大道有勸於名教經解引易之緯居而崇
禘之說多由夫子之緒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世
祀以天子祀牙禮子裁舜蒼梧之野夫子蓋馬鬣刻
之卷皆流俗之妄語儒行全無義理如後世造說
之士所誇大者伊川王萊一篇顛倒錯亂且不可以

句說內則載養老三十時節其又在其子祀曰故胡
先王實曰禮祀以於孔子弟子必去言不章之月令
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學仍傳集名儒
扶冠婚喪祭燕射之相見之禮典以考相以然後可
為一肩若中庸又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亦可附之不
篇至於平記表記學記坊記卷居緇各括言甚多其
為中庸大學之次則通祀器玉藻郊特牲之卷又其
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其言已多又王制
月令之下然唐王徽於明皇時請刪去祀記曰又益
以今事張說以祀記不利之卷去聖益遠不可改易

今祀記之月令和合皆用鄭注鹽本月令乃唐明皇
剛定李林甫所注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崇清樓言
又亦以朝廷祭祀儀制等為本唐注致至合不無改
行去一曰事禮一曰法尚重於禮遠而不決況祀記
之在春守大抵四十九篇之卷至雜之於諸儒在祀
而不無甚得聖人之旨然其又繁其義博學若觀之
如道大都之市珍珠寶貝隨其所欲如道阿房之宮
千門万户隨其所欲入構而約之亦可弗畔亦可以其
言非春之於夫子而輕微之也

祀記傳授 並植心戴學

世修弟子馬堂生子蕭奮。孟卿子存倉。子七載。子盧植。

大戴

慶著子馬融

月令

月令呂不韋招秦嬴作呂覽一春著十二月記春十
餘方言名呂氏春秋春成垂千金咸阳市曰有鉉塔
城者予之漢儒取其篇首皆有月令之名以甚
春考之周無太尉只秦有之而月令云春秋為未歲
受朔是時不右也周以大冕即天以大裘土靴大帶
血氣而月令在服並依時色是事不右也古無有卷

壯佼之名月令有之此皆秦人法制不右也集始皇
十二年不韋已死至十六年始皇并天下以十月為
歲首方秦以建亥首歲而不韋已死至十六年數歲
矣今其春以未歲受朔之又必是後人附益以成春
由令觀之淮南有時則訖其文全与月令同而差亦
適百字戴位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春在歲月
令然心鳥作丹鳥若考之夏正又皆不右二家之春
皆如月令所載不右月令之密故馬融合二家而取
月令附於戴記以極後世亦已精別之矣漢制多存
月令唐及宋朝亦遵秦之令蓋本戴記月令乃唐明

皇則定李琳甫注端拱中李至判臣子盛崇清履古
文亦下兩制館建儀胡島等皆以為然杜王元之女
曰逆寢後教有言者然以朝廷祭祀儀制等多極
唐在故至今不能改而私本則用郊注月令之春其
宜於後世如此夫曆法多用之未可以營官為祭名
時事之用祭制而經教之也月令十二月日在丑而
藏冰杜預注左傳則以
十二月日在震
危而藏冰
王制

夫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欲是
也漢文帝時諸儒刺經作王制博士諸生某何人引
而能為不刊之典以佳無窮其論封建受田授地班
祿之制則依放孟子言禘祫燕享之說則採春秋之
說而失其旨言祿正取之辭則採三代之意而歸
奉人之官言巡狩則竊春之又言官則竊左氏之語
其餘雜取公谷等說而益之以己見甚而所說朝聘
為又襲聘事而大聘與朝又是晉又公朝時所稱制
正所說不知而作也蓋其言亦必非非要之物特者
多矣孔子之時杞宋之又滅方是而夏商之制又亦
足徵矣孟子之時諸侯之去其籍周制又無所稽矣
所說王制者將周制乎抑夏商之制乎

中庸 子思孟子言性 性道有淺深

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子七篇中庸
之夜宿數在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語以成篇如子思
然

中庸之存也於子思其與孔氏之遺存也七篇之
存也作於孟子其與性於子思合二存而考之其言
同其旨同而其詞必無懸鑿之別此可以見聖賢
性道之淺深也中庸所喜也哀也未與視之中即孟
子之所視性也中庸所發而皆中節視之和即孟子
之所視善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合性善

而為二孟子則合性善而為一言其中節而和者不
言其分中節者此所以發後世性惡善惡混之說也
亦若子思之言為得也中庸曰夫婦之愚不肖可以
與知與行焉此言聖人之道皆也於天下之所行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
聖人之道也二子之言若無以異也然子思取必於
必商均之必有而不足以為善則孟子之論廢矣亦
若子思之言千載同是而莫敢非之者夫中庸之存
於世孔氏傳之子思又和之孟子其立論則同其明

道則一而少有齟齬之差別後世莫不爭也所長角
立其說以与之敵況下而前卿楊雄韓愈之立論欲
以歛其言於人牙其難乎

六經與論卷五

六經與論卷六

鄭樵 漢 仲

周禮

周禮

周禮一書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戒好而略
略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宋詹儀曰
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代商三年踐奄四年遷厥衛五
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則是春之
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此是
春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弁方正位者此

也周官序云成王既而滅淮夷遂致在豷作周官案
唐公攝政時淮夷奄已與管蔡同故成王即政之後
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遂致在豷之
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初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春
序言作周官為周初則失之矣鄭意成王以成王作
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五年忽失矣
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春然後作禮命之辭以後
或在下二邦之侯皆月身石又尚春
未求其說而不得或從文王治政之制或從成周理
財之春或從戰國陰謀之春何休或從漢儒附合之
說乃列或從末世廣亂不驗之春紛紛之說無所折

衷予世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也等之爵九歲之服九
刑之十二境國垂天始祭天祀地朝聘會同之事皆
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春而加又王非受又王
者也多其春固詳於理財而其規畫也似巧而急下
也甚厚其鉅入也若豷而奔上也甚為其為理財之
春又非深知周初者也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
為三代矣使漢儒有如是之學尚或為漢儒乎惟
見其所推不一故武帝視為未世廣亂不驗之春而
不知好也至後世孫處又推為之說曰周初之作周
官居攝六年之後春成故豷而矣亦嘗有也後周公
居攝六

身將致政於成王故作周官以遺之而老焉及周公
卒成王受其命而飯豐蓋合君陳主其變而孤之焉
失本也蓋周公之為周礼亦沈唐之顯慶因元礼也
齊人務力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失本也蓋行也惟其亦
經行故僅述大畧保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
亦与召咎洛咎合封國之制亦与武成孟子合設官
之制亦与周官合九歲之制亦与禹夏合凡此皆禮
為之本經行也雖然此說也而不知周礼其所以道
道者其規模与他經亦殊周礼一有有微又軍司馬
之類有省父逆人匪兼管府史胥徒皆兼官
有承其大綱者四而為序又有副相副或者至下

士同各隨才高下而用治此有常行若六官合職各
有司馬司上下爵祿食春率其屬正月
之告重法象有非常行者一至祀方派大喪祀上帝
之類是也至平王喪運盟記方及三王以事皆豫
為之而本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亦徒於弼亮天地
和合人神而盟組繼代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
不徒以檢枕君身防絕禍患而水盪絲泉凡所以任
賦役者無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使
之維持百世則百世之人安使之維持千世則千
万世則千万世之人安昭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
賴前哲以先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視兼三王監二代

尽在於是、春之作、周石子他經不其祀祀就於
 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為又襄時事月后所說官名
 為戰國間事曾未若周禮之經于周典也惜乎自成
 帝時金著之七畧然漢迄唐家、千百載間存不置
 學官博士王莽立博士生徒廢唐有生徒無博士可勝歎哉又中子孫
 家亦崇廢周礼太早歟周礼為重聖作其源知周礼
 者欲若夫後世用周礼王莽歟於前荆石歟於後此
 非周礼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礼者又過也
 或說使周礼果在於周孟子若北宮錡身戰爵祿
 并此之問胡不取之以為據而僅見言其大畧何

邶

周礼據授

女子李氏。河閔敵王。列歌授二人

維氏
 杜子春

杜子春 年九十水平 中人授二人

鄭眾

賈逵。馬融 年六十六 作自礼松

鄭康成 作周官注 引杜子春 鄭眾之學 鄭康成之意 鄭康成之意 鄭康成之意 賈公彥 作疏 康成之意

天文總弁 馮相保章之言 合次

愚嘗佳九章之秘術得鉤股之法參攷矣靈臺之
章推測儀象之度而獲觀一辰所視鬼料竅者有歷
代諸史志之所未載古今諸圖像之所未述按李淳
凡得之必志於晉作天志作天侯于志寧得之必志於隋作天
志侯我朝劉義慶得之必志於宋作天是辰之於隋
佳於唐至我朝始入司天監術家秘之不顯其名
目之以鬼料竅世之得見者鮮矣其果則一步天歌
也唐詹以為王希明所作而實非希明也隋有丹元
子隱士之流也作其歌沒其名至唐希明則引漢晉
二志以親之而非以於希明也是詹一以漢晉二志

号為精天文者皆未足以吞天文何也蓋古今天文
志後有且名而小大未得其象古今天文因後有且
形而遠迫未得其信如步天歌刻石中有因言下見
象不言材料而深知材料者鄭玄際先王嘗得是辰
而誌之曰於時素秋無月清夜如水長誦一語凝月
一星不三四夜一天星斗尽萃其胸中夫夫不使志
於晉志於隋志於唐而佳佳於我宋者則我朝一代
之大典不待蔡邕作於漢劉知幾作唐而萃刻已
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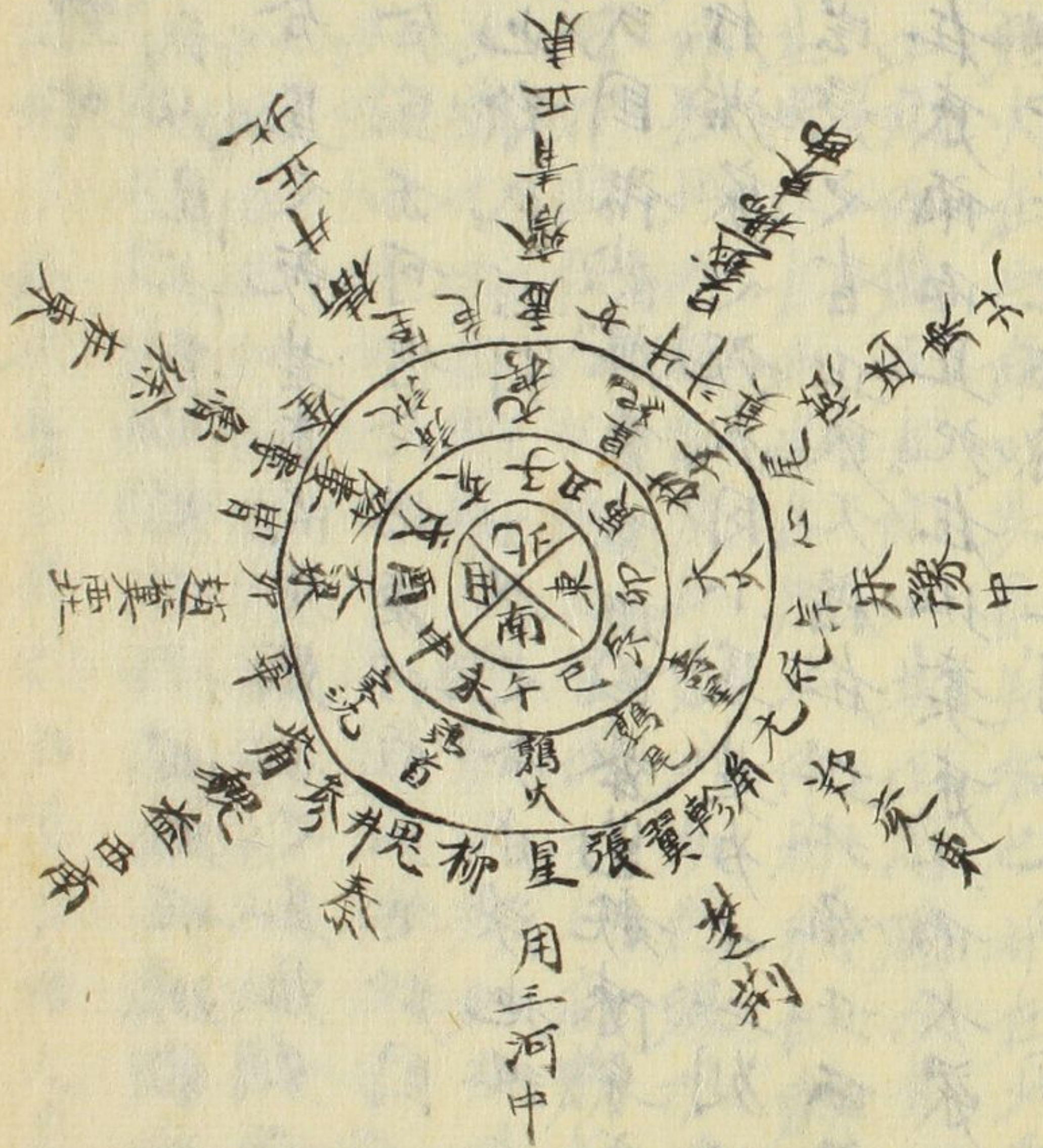
中星并 其典月令之中星

言天文者以斗建以昏中昏是城時如此則天經之
昏凡言見者見於辰也凡言正於午也凡言中者中
於水也凡言流者流於申也凡言伏者伏於戌也中
星之說雖經傳無明又要之其說有二有正於午
者說之中古位有中於水者說之中伏星宿之竟典四
仲建建之星則以午為中月令昏且之星則以水為
中以午為中者說人君南面而臨天下考中星以正
四時故以午為中若夫論星辰之說則又不然夫
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天紫東南高而西北下凡星辰
之運始則見於辰終則伏於戌自辰至戌正於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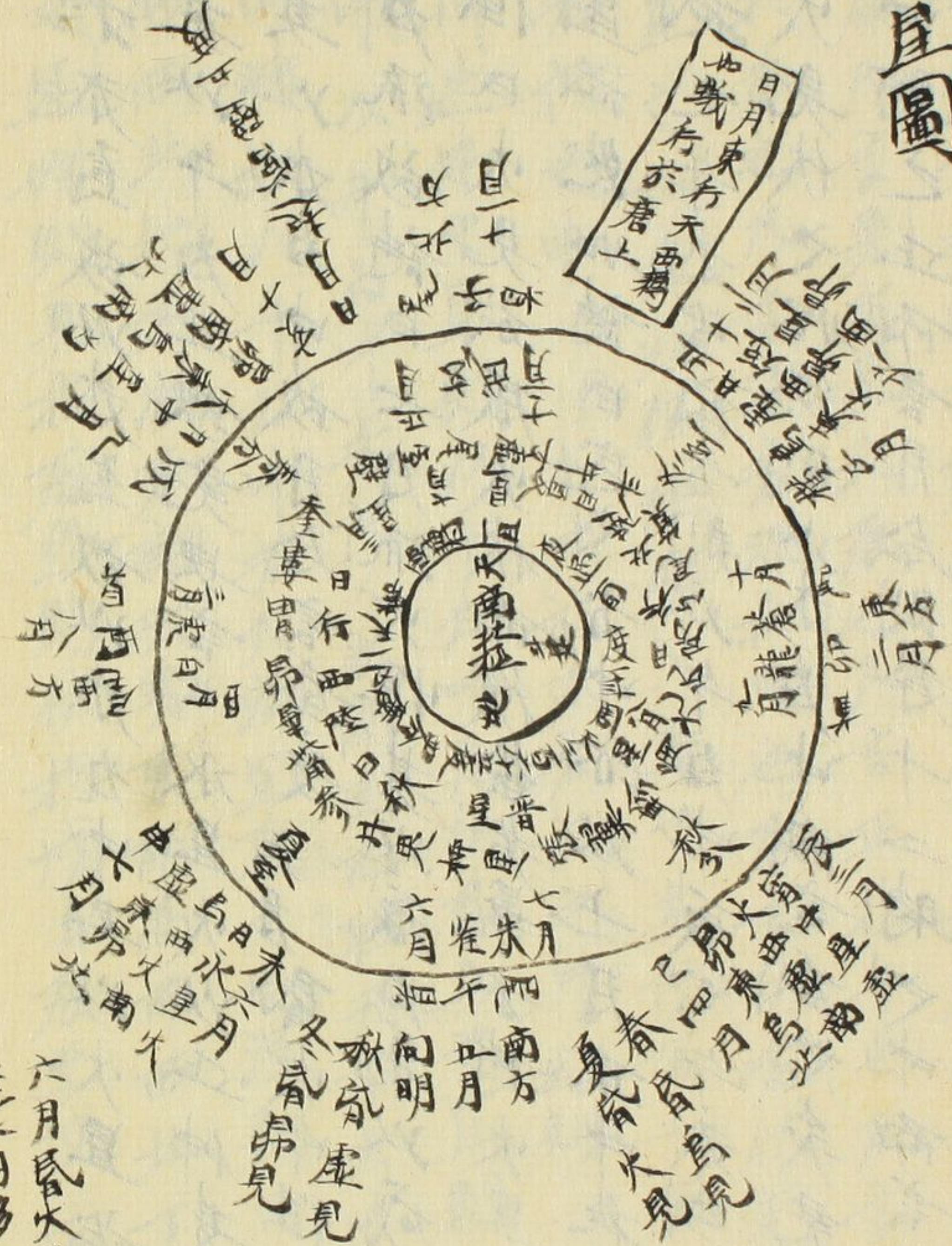
於水為故以水為故以水為中且以火星論之惟
其以午為正故竟典言曰永星火以正仲夏七月惟
其以水為中故月令言季夏六月昏火中惟其至中
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惟其以辰為見以戌為伏故
值日火見於辰火伏而後蠶者尋不特火星為然諸
星亦然如詩曰定之方中亦以十月取中於水也大
抵已午未皆南方則以午為中辰巳午未申酉戌為
火見伏之始終則以水為中兩言昏之矣竟典則考
四時之正而言月令則考十二時之中而言之此其
所以不同也竟典言昏至之中
月令言昏至之中

圖野分次二十

漢官郡圖附



中星圖



六月昏火於木取中
至七月移於中故曰
流火

分野并

案保章氏以星土并九列之地所封所域皆有分星
如此則分星之說其未尚矣然古之星經至漢散之
保章氏分星不可考矣堪輿所載多有郡國所入度
非古數也鄭氏所引十二次之分并漢地理志大略
見於左氏國語然漢費直班固蔡邕魏陳阜唐李淳
凡僅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其為十二列之分星
明矣然崇禎之書正東元枵在正北雍正西鸚首在
其南揚在東南而星記在北箕東北而大梁在正西
徐在東而降婁在西豫子三河居天下之中而大火

漢書地理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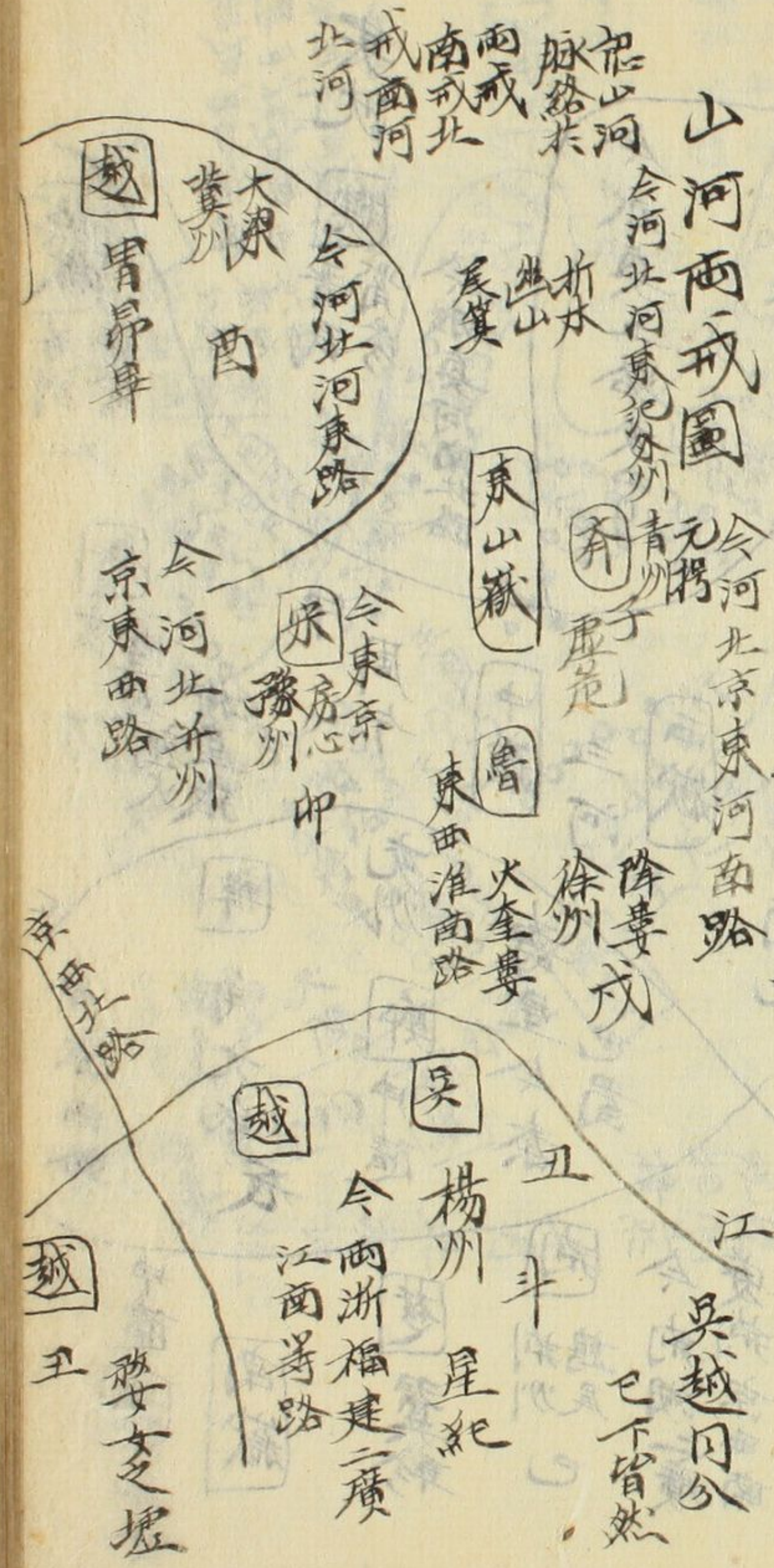
十二次

在正東鸚首在西南此其最差者也并在此而蠡嘗
在北荆正南而鸚首在南此其正焉躔次者也蓋在
西南而其失沈在西南在東北而折未在此又在東
宛在東而差北而壽星又在東此其得躔次之微差
者也又何邪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鸚首
周公又云歲之所在即我分野豈心為取為正義曰
分星者以諸國昭分封之年值歲星所在之辰以為
之分次此說非不知國有分星蓋古人封國之初命
以主祀之靈者竟并封國於商丘主辰則辰為商
人是因封矣沈於大梁主參則為夏星唐人是國

今者

也。是唐後為晉考為晉星如此則是古人始封國本以
 主祀之意。然疑辰為商星考為晉星其未久矣。非因
 封始有分星使封國之時歲星所在即為分星。不
 相土因閏伯。晉人因庚沈其為封國奉祀之意。可考
 矣。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列或以國辰次度數。在
 因當時歷數。與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為據。
 又沈觀德大梁則西河右於東井。秦拔軍陽則上黨
 入於婁兔。并兔省方戰國未滅時星象之要有明驗
 今則曰在旬歲之內。或者又執洋谷地理志以求之
 則明也。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以雲漢始

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山河脈統於兩戒。截雲
 漢升沈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之
 所。在如指諸掌。蓋星有氣耳。雲漢也。北斗也。五星也。
 無非是氣也。一行之學其深矣乎。



五服九服弁

周禮以雉通者有五一日城方之說方里与為
七千里之制不同二曰封國公五百里与孟子王
制公百里之制不同三曰載師曰稅用十二与三
代什一之制不同四曰遊人溝洫之數与匠人多
寡之制不同五曰比閭族黨之統法無乃重擾若
民乎惟此五者之疑亦未敢改後世疑周禮非聖人
之春令皆集疑又与析春而一之以歎五者之疑
則知古者制度無不相合然後周禮得以為全春
亦見先儒考古之未精耳

三原圖

為實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為之時地方五千里取方
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万
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
五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取方九服各
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
各方千里為夏之甸服五百里按一面而數之若畿
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
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概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
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甸服周之
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藩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三

一服而周人釐服之外又有五百里藩服去王城
二千里乃九列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
人之職其言九列之外地之藩服則九列之外又有
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
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叙五服
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于越於四海
是九列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彫成土服至于五千
別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土長洪四海之外各建
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與不相合
求之里數亦始不曰先儒有禹加於五百里之說若并

大封壤之說後人又為圖以失之皆考古未精耳然
尚存之周各周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辭六服一朝
之又何也蓋王巡行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又釐服
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文鎮言九列之內則不
及藩服明矣如此方將見二載當一服藩服多四海
之外今制而為圖則周之王歲有鄉遂稍縣都即
禹之甸服納總錙秬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水
男之地也周之甸服即禹之諸侯之地也周之男服即禹侯
甸之采服即禹甸之衛服即
禹三采之地也周之采服即禹甸之衛服即
禹三采之地也周之采服即禹甸之衛服即

夷服則即為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為二百里
流之地周之蕃服即為九列之外地此係周禮第一
是推考之為宜
見國
命魯官合

六服朝祀

元年侯甸 二年侯甸 三年侯甸 四年侯甸
五年侯甸 六年侯甸 七年侯甸 八年侯甸
九年侯甸 十年侯甸 十一年侯甸 十二年侯甸
自甸服以下計之元年七年十一年惟侯甸服朝
五姓並無朝祀鄭氏以此年諸侯各使其大夫
未殷燠也案尚存王制云六年六服一朝乃朝於

京師又六年王乃巡狩諸侯各朝於方岳是朝於此
守之不然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選之名何也蓋
未以春則曰朝未以夏則曰宗未以秋則曰覲冬亦
然秋漢法春曰朝秋曰諸吳王春不朝使人為秋
諸之秋是也

王畿千軍四分之地者百

一曰十里成

百九萬九千九百

公加後二十五里

百方得百里之固

百是得四百

七十皇子

五十皇子

縱橫方百里

侯方百里

伯方百里

子方百里

公二百五十里

侯百十里

伯百十里

子百十里

合五十五里之固

封國圖

大司徒曰封

軍侯四百

子二百

侯方

則十一

子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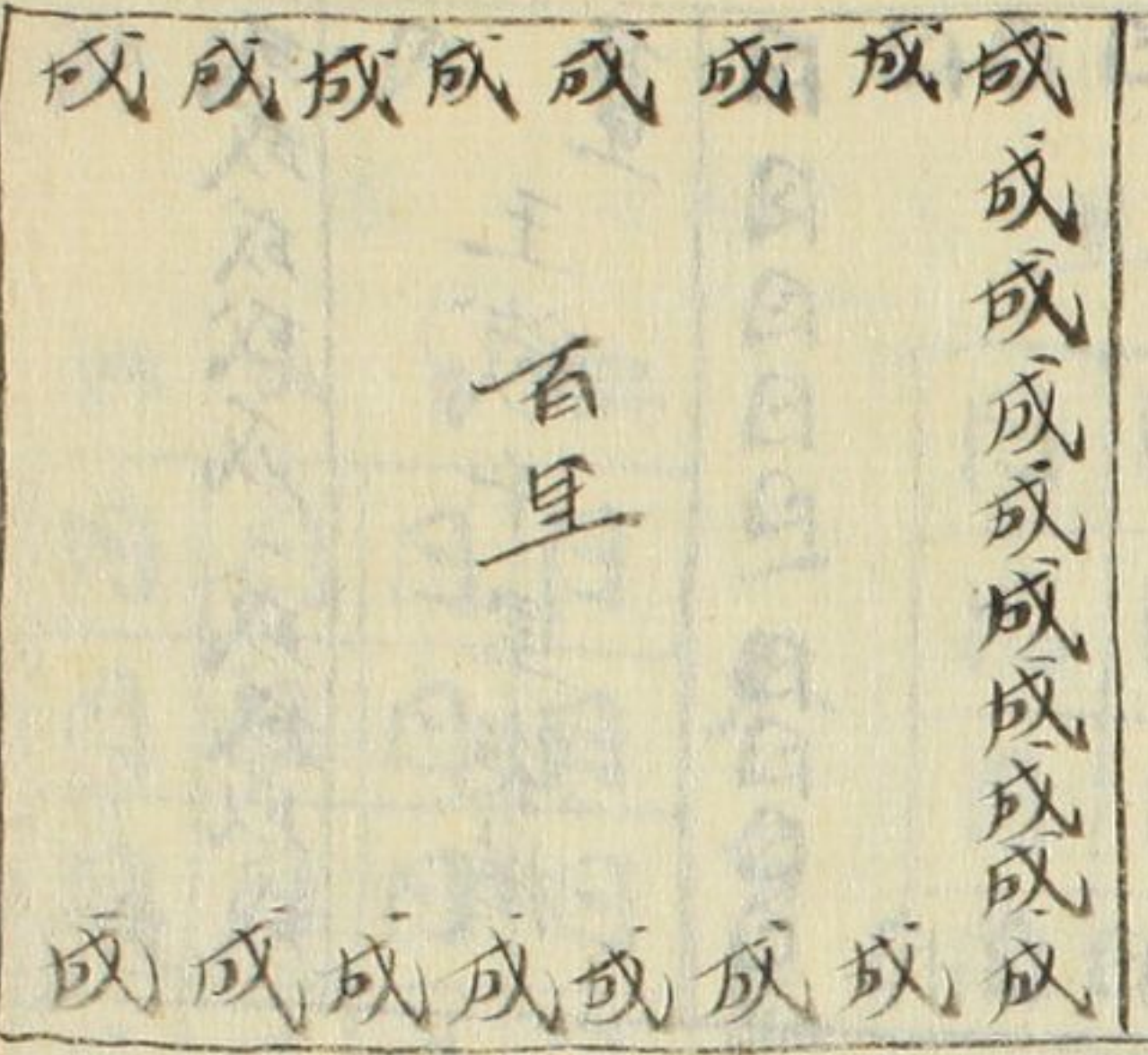
假設

國之

上是孟子王制

下是周禮周方一曰

一成
公侯百里縱橫



公侯百里
侯方百里
加一十五里

伯七十里

侯方二百八十

子方五十里

王制曰方十里為
方一里者百方百
里為方十里者百
方千里為方百里
百縱橫曰所視百
里者縱橫各百里
侯十里也所視十
里者縱橫各十里
侯百里也此乃侯

成		里	薛	縱	王			一
成		四	常	橫	戴			孔
成		面	州	各	孟			十
成		用	所	十	子			里
成		之	理	里	所			方
成		二	用	為	禮			十
成		禮	方	百	方			里
成		百	者	里	百			者
成		里	七		里			
成			十		者			

孟子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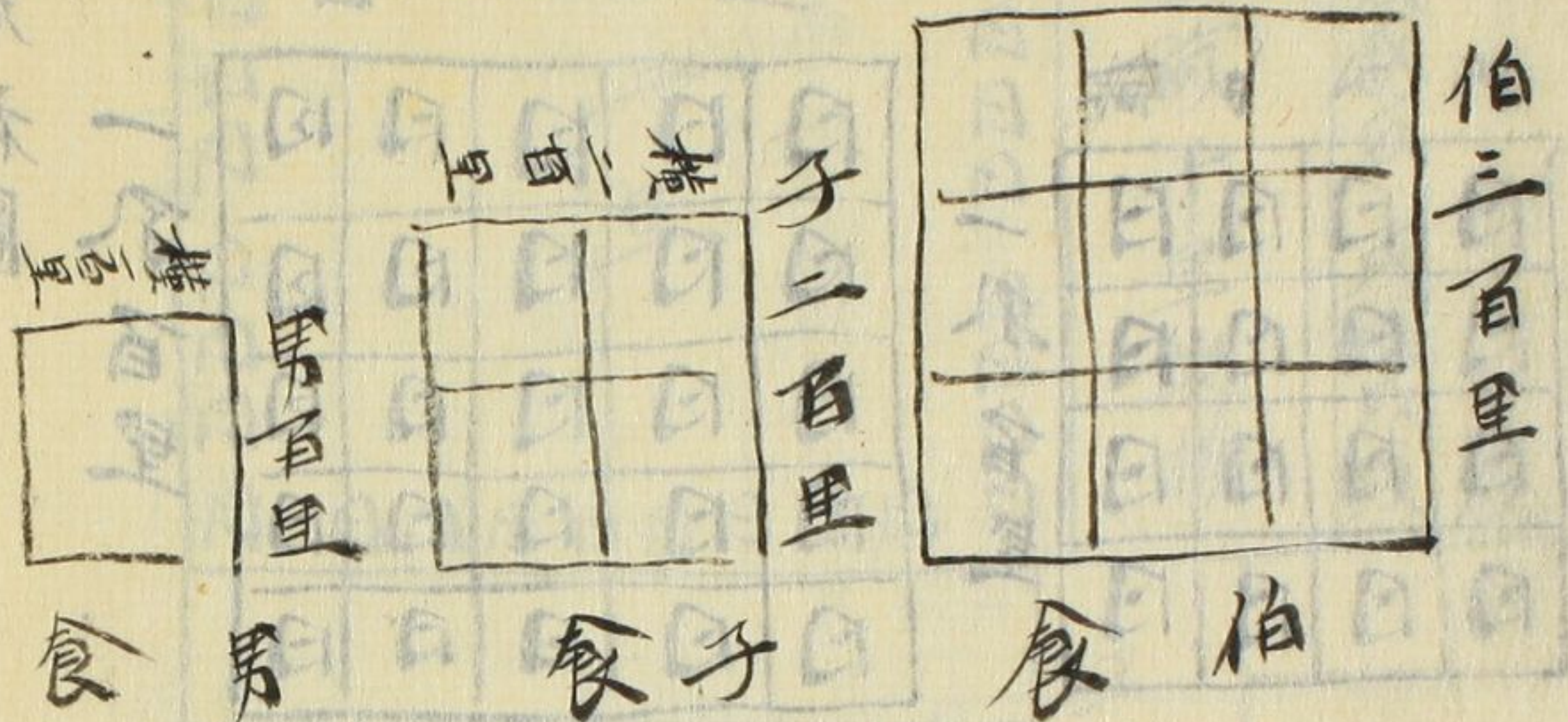
伯七十里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一
成						孔
成						十
成						里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成

四箇用方之与下三百里曰
養成教曰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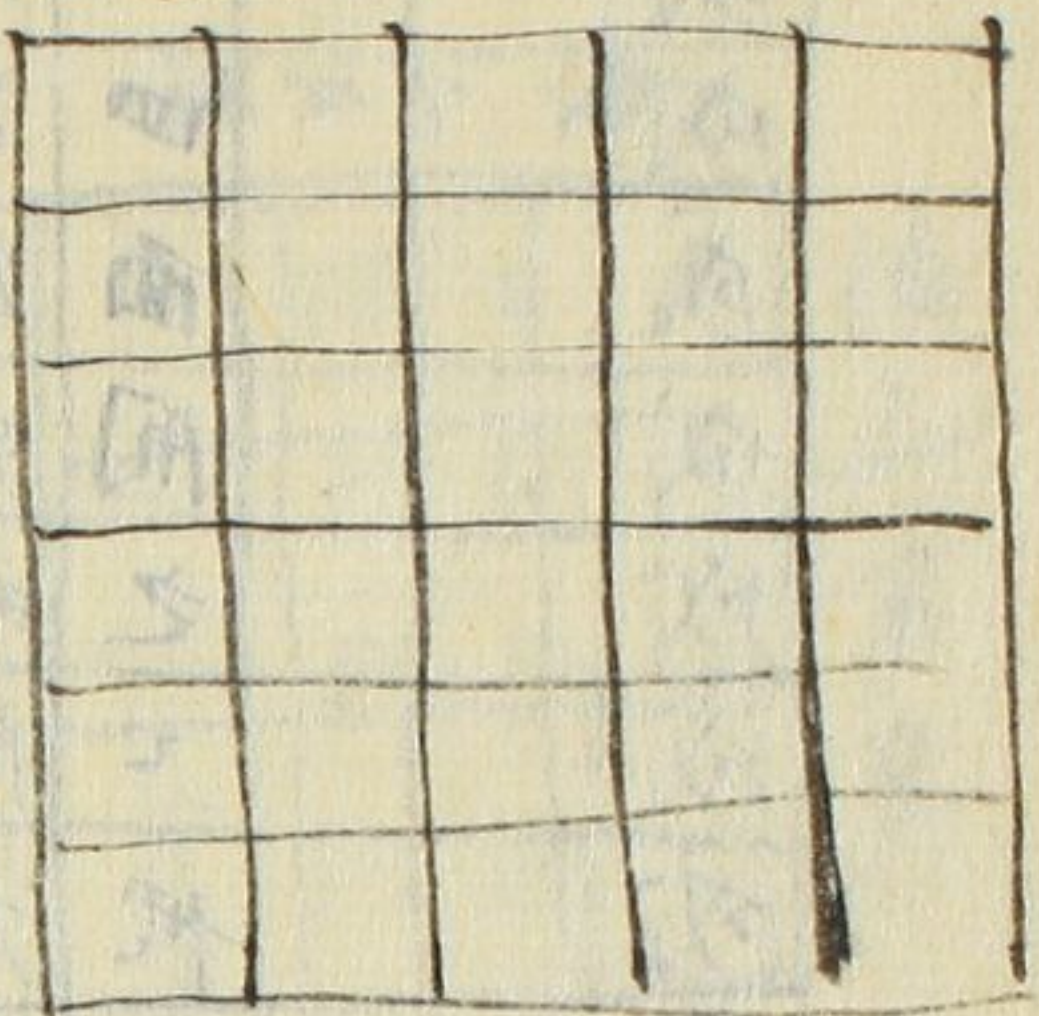
侯用方之与下四百里曰上公
百二十五里用方四箇一
成四百又四箇二十五成百成
百

伯三百里



伯三百里
百七十里用方为三百里九
月得地百里九者三之一故
心上絃有六日
百里用方为二百里四日者
四食之一歸公土惟有二日
五十里用方为一百里一日
此得百里者四之一故公上
惟有七十五里

子男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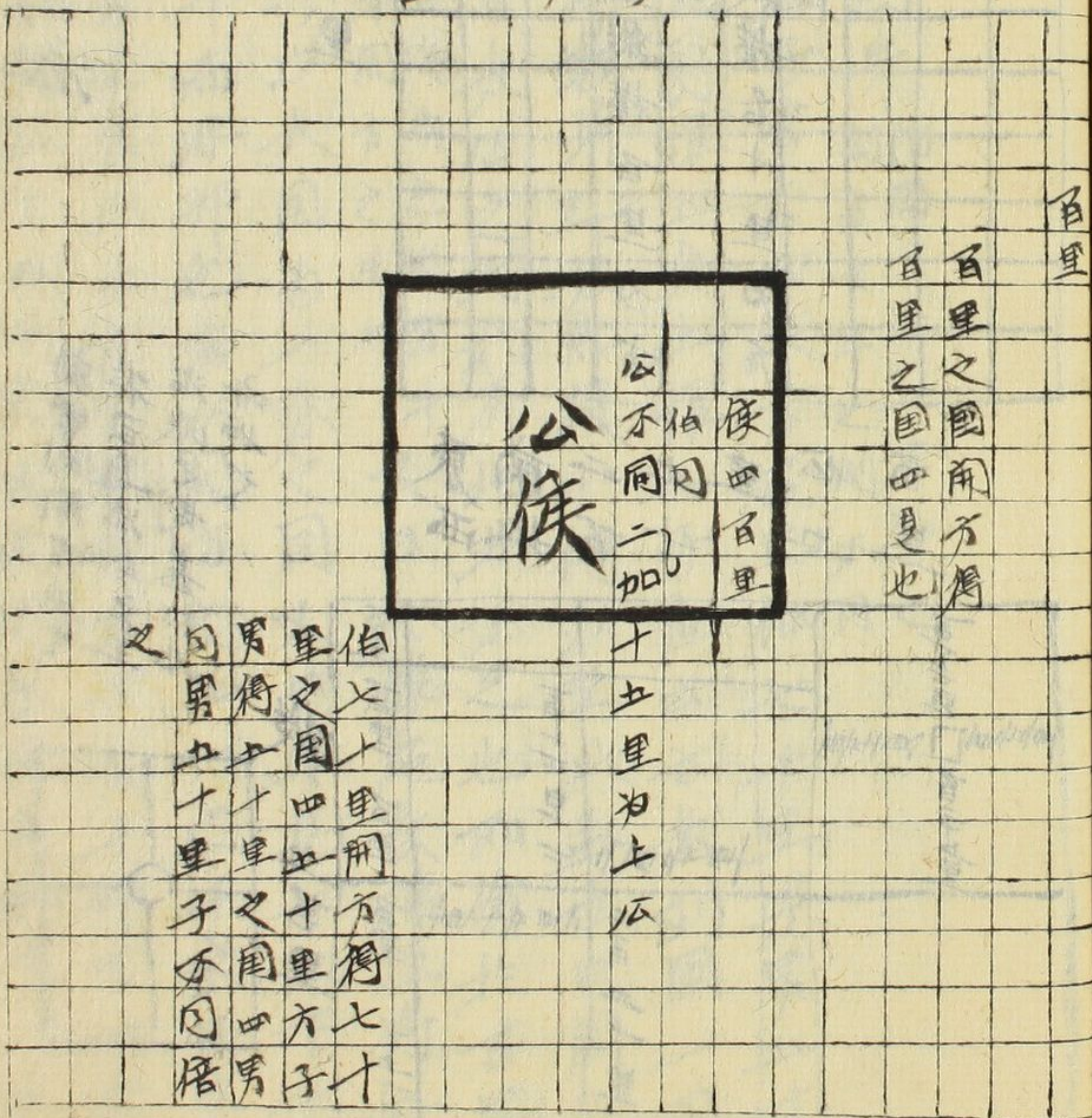


四箇子倍之男開方
之与下百里同

諸侯之地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則以五制所
記齊常州開方法百里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
是諸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開方得七十里之國
四是世伯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里齊城
教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里之國四
是世子二百里

王制
合周禮數

上公加二
十男
倍共男九
若心制如
漢增百官
律法



百是也此古者封國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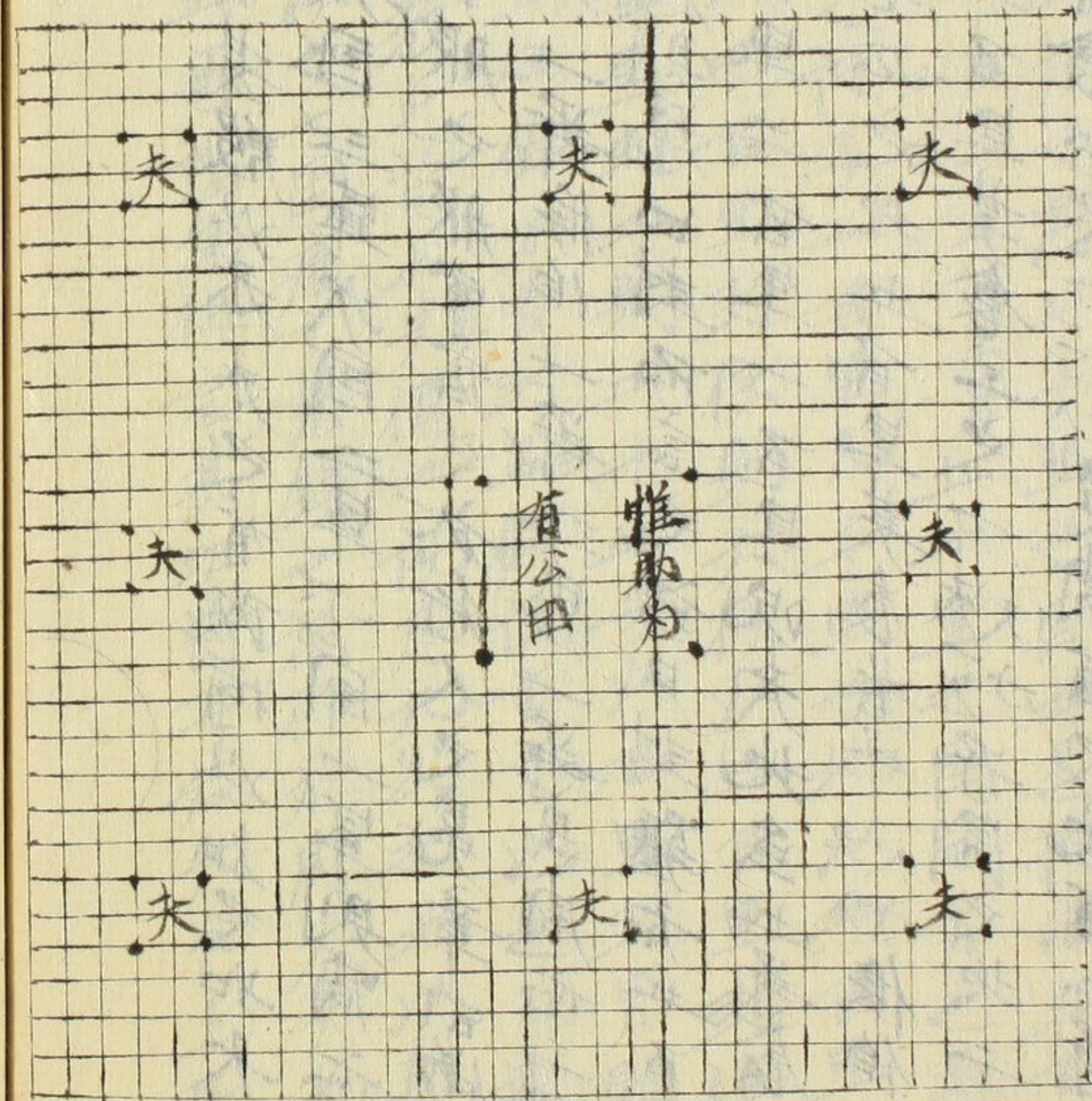
樂尚春王制孟子公孫儀皆從諸侯爵分土等地方
三等惟周制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
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為并大封疆
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從周制所言五百里蓋并
兼一易再易与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
者豈民賦實數言之也山川林麓其說若善而亦
尽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制以承統者紛一不一到
薛常別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其基是北司
制之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方百千里者為方百里者
此孟子所據方者以縱橫數計之也周制大司徒曰
公侯五百里四百里取方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
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別所
從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益如孟子
所言至開方之說則益如司徒所記王歲千里以五
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百公五百里以二百五十里
開方之得百里者十六伯三百里以百五十里開方
之得百里者九子二百里以百里開方之得百里者
四男一百里以五十里開方之得百里者二以此則

百里之國開方之得百里之國四是視侯四百里七
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七十里之國四是視伯三百里
四七二一十 二十成教曰三百 五十里之國開方之得五
十里之國四是視子二百里凡千里之地以五百里封
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以三百里封伯則
十一伯以二百里封子則二十子以百里封男則百
男周惟有一公餘不曾封蓋假設言之以是為建國
之率耳非足教也苟必先儒之視凡別之地以封也
等諸族則泆之七國唐之藩鎮之禍作於周久矣大抵
周以所言五等諸族但言其班爵耳若夫命土與

無過三等自其殷以來未之有改何以知之如大司
馬之職曰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周亦三
等矣以至司服之服掌宿之執行人之冕章司歲之
蕢見皆分心一等侯伯一等子男一等男周亦三等
無疑矣司徒則序四封而言之故曰封疆方五百里
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一里況夫地也五等食亦
三等司徒之公之地五百里其食者半字入侯伯之
地四百里三百里其食三之一字入天子子男之地二百
里一里其食四之一字入天子是周官之地有五等所
食亦三等明矣如此則知周亦五等封爵其分土亦

無逸三等樊孟子之言也



真助徵法

伯 共 李 春

論制田取民之法
徵取透徵取透
徵為我始共取橫取無心曰之視也

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由以多賦視之貢商之助藉
民力而不統視之助周之徵使民透徵而耕視之徵
孟子曰助者藉也徵者徹也徹直又呼為車轍之轍則
無我私家又視通用夏商之制則宜為通徵之徵則
如漢春避武帝嘗改徵使為通後是也橫渠曰百
畝徵是透徵之徵一井而視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
家皆私百畝於一井九百畝之田各八家通徵而耕
則功力均相配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

衰分以衰分之數先取什之一級之心上其餘八家
共分又此之稅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之
歛法心列居所徹田為糧宣王之時命召伯徹申伯
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列哀公以益徹之語皆徹也如
此則井田易制不必如基局然也王歲千里東西長
南北短相覆為千里亦就其也邾氏既周制畿內用
貢法稅夫庶公田邦國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如此
則公卿采地及九服之內皆是助法惟六卿六遂公
是二百里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
民田而令諸侯俱為公田而不稅哉予視周之畿內

以及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為井一中為公田外
為八家之田透徹而耕及其以稅徹公田之法而稅
之凡言公田商法也又王為商諸侯武王初得天下
紂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礼乐方變助而為徹凡
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之
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魯周亦助也蓋疑之
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田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
田之說其亦可存也非果說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
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
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履

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令惡古政引
古心田以訖上章垂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
武王稱歲也乃追藉教正也孟子所說其失皆什一
也非從周有心田借民力以耕也夫詩者林論諸孟
子皆不從周有心田後儒改之非也唐所廢之亦非
也然周心必變助法何也商末民瘼吏猾心田之耕
或不尽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一等之民制其
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田稅并

鄭氏論曰稅租近重遠之失

件一天下之中正孟子所說多則舉寡則弱周於
師之賦曰凡任地國民無任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稅焉十二惟其漆材
之征二十而一漆材征匠人亦引此稅曰稅租近重
遠之失周心制法不如此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
三二十而稅五者今舉載師又曰凡任地稅之地則
非田矣又曰園廬稅之園廬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材
則漆材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稅之曰稅蓋園者不
種土穀其種雜物也必費廩者工商雜地也必費所
聚其得必厚聖人抑末之意以為在國之園廬可稅

之而為二十而一也自邠以徂每增之方過十二若
以其地植漆林則非二十而五不可也抑此上文所
任地稅園廛則知近邠遠邠甸稍縣都之征皆承上
園廛之文耳所稅惟其者時漆林之始二十而五觀
上文無稅二字下又又曰漆林之征則非田稅明矣
使若石之制田稅其有十二之法何惟魯宣之稅計
哀石用田賦之過式

溝洫弁

逸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
棠又說則一曰之地有九百夫或得九川而川澮溝

洫不幾太多欤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閭有洫閭有
澮若棠又說則一曰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欤郊
氏求其視而不得也逸人則曰此鄉澮治以千夫萬
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莫於鄉
澮及公邑考尋郊意以二處不同故從鄉澮制田不
用井澮惟以大地為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
為井田法是以逸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為二矣求
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逸人所載溝洫制度庶
不相合何用立為異說今制田而為二但講求周禮
者未精耳今畫為圖以示之匠人之制尋大槩而言

遊人之制尋一端而言無不合者一成之地凡百夫
一井一井一中有溝直一列九井計九箇溝橫通
一涵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涵九百
夫之地有九涵而為一成之地若一曰之地有百成
九方夫一井為一成中有九涵直橫一列凡有十成
計九十涵直通一大澮橫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
從九方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涵是一成有九涵
日間有溝澮是一曰有九澮匠人遊人之制無不相
合焉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亦豈有鄉遊水地
之異但遊人則以一直而言之故曰以達於國匠人

以四方言之故止一曰耳而溝涵井田之制亦豈有
異也

周初得此段打破水地制井田異於鄉遊及公邑
之疑然後周初得為全春至此賦法又豈以真助
徵為正

兼法并

周初土家為比有長土比為閭二十五家四閭為族
有師百家五族為黨五百家五黨為別二千五百土別為
鄉百家有大夫二千五百別長每歲厲民議法者四黨正法
者七族師法者十四閭胥族法者庶教別長正月

其民法法若以歲時祭別杜則屬其民法法亦以
之黨正四時五月之古屬民法亦法春秋祭學亦以
張正歲屬民法及大比亦如之族師月古則屬民
張正法春秋祭學亦如之閭胥掌春秋之祭祀後改
處既比則族法或者以為是日族法既比則長又於
黨正又於閭胥族師且將奔走而亦暇亦如何以措
置子視此法亦弗晚如正月之古族法別長黨正族
師咸預焉至四孟吉日族法則族師黨正預焉別長
亦預列每月族法惟族師職耳此注世世彌親民者
其效亦殊教正如古之勸農好畊古位皆預焉其取
各帶勸農二字亦不預之更求世世也
牛耕耦耕并三代井田未用牛耕

豈視古人未作者少而天下有惰農後世未作者多
而天下無惰農豈古今人情相及邪抑時世使之然
邪歟者視古之田也亦公故人、得以及自耕而天下
有懶惰農後世之田也於私食者無可耕之地故天
下無惰農此說固然也然又有一說蓋古之耕也以
耦一則二人併力以祭一耜此古人之所以有惰農
也夫之耕也以牛羊則用力少而耕倍此後世之失
以無惰農也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春
曰犂犂車牛遠服犂又曰放牛於桃林之野易曰服
牛乘馬詩曰既彼稂牛亦以服箱皆以服車為言否

則用以祭祀而已周於牛人之職共享牛膳牛犒牛
兵車之牛而已又否則如田阜之級火弁王之饗廬
而已以牛為耕奪漢之上水之前聞也禹式耜耕月
令季冬分民計耦耕事詔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皆兩
人併力以發一耜此三代井田之制不用牛耕明矣
史稱趙追始教民牛耕牛耕之利自趙追代田始趙
乎此者吳錯募民耕粟墾下盧唐蕞蕞之具靡不備
後乎此者文國上必田簿器用橋馬之物無不詳杜
亦以牛為急者蓋牛耕之利未聞也嗚呼三代井田
之制行而天下有惰農後世所陌之法行而天下無

惰農其教牛耕之力欲不可以不弁

後世有牛耕及年号改元之事皆三代所本言

六經奧論卷第六

後學 成位 校訂

六經與論總文

夫子作六經

天生夫子正為六經

鄭樵 漢仲

夫子修六經明私習正刑罰定名實修春秋
未嘗作六經有視之作者猶習先儒之言以天
經或作夫子故

天生堯舜百世無治功
天生夫子百世如長夜
堯舜治功顯發一時
夫子六經照耀百世
是以六經未作之前
一世上一聖人而不足
六經既作之後
一世上一聖人而百
世皆以夫子為不
幸而不知此正千百世
之幸使夫子而君
之不過堯舜為湯又

武之治政而止耳使夫子而且之不遠獲矣身隨何
周之事業而止耳轍必不環之旌必不作也四教必
不絕也天下之目無見也天下之耳無聞也是天之
晦夫子者正所以覺天下也凡夫子者正所以伸天
下也或問天不生夫子則將何如曰使天不生夫子
則百民蠢起是也所是非也所非天不隨其時而宗
之惟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果何所把而為之辭申韓
之法以刑名之法進秦儀之徒以縱橫之學甚諸子
百家各以其術以投時君之所好將見十年一變治
百年一改教矣自有之旌千下世而下孰又以為依

把而諸子百家之論定故夫為夫子之惡而薄其
位縱夫子之能而但其弊此正為六經改金無一身
之智而有天下之教至無一時之利而有百世之計
故在當時賤而鄙大得道位之旨後而互知得
以接神明之容在後世則心廣體胖一向有然身亦
能行忠恕二字有一生用亦盡五年方成一箇信七
年方成一箇誠皆取夫子以為準的嗚呼夫子一身
在百世以見其學術見於之旌其言能見於論語其
粹然與人相接之德音矣貞節作進道見於鄉黨之
一篇使天下後世時君世主歆慕唐虞三代之治旌

生學士日与聖人相周旋於數千載之上者皆夫子
修六經之功而已

魯共王賦古文此一項得於外壁者存極古文

古文論語二十一篇今竟曰下章子張為魯曾

古文尚書十六篇一人存力二魯子放同

古文孝經二十一篇今為三又多國門一章

古文左氏春秋

古文春秋十六篇十七篇与高堂生所得礼月

河間獻王獻春秋此一項乃獻王好古收指藏又

牙記二十四卷言平者牙記

周礼六篇牙以屋壁乃孝氏献也

考經今又考經是献王得

礼記一百三十一篇

古經礼五十六篇此于魯淹仲即外壁

列向教中書此一項即中

考經參定百文

牙得牙記二章

列歌教秘存

左氏見左氏古文移各二經得歌之力

九經不著厥祀

周礼 得而外之始

集款衡款欲立左氏春秋文約述於三十九

篇

古文尚卷十六篇

省列字官然不見古文尚卷

之

七上朝廷中秘所藏者七於山藏歷歷後入

於秘府漢世諸儒莫得而見歎向校書中秘

杜才列之古文尚卷

六經德禱

六經亦作至治成法在乎聖人故天必一世而生一

聖人六經孰作至治成法在乎六經而聖人亦常也

矣衣蒙官室之治亦立天必生堯舜八封九章之理

未明天必生禹又王於乎之制作亦定天必生周公

六經亦作於世天必天子自義皇而下凡一制作之

未具一事物之未建天必生聖人而并之自禘春社

牙鼻象春社之既作天必生者僅荀楊韓柳之徒耳

故道之論道之信至孟子而止亦說也夫之初意

正欲一世而生一聖人以治天下又惡一二世聖人

才時也無以為三綱五常之主故生一夫子而以成

就六經莽前人至治之成法而筆之各以為維持千

万世之身不意虽强暴如秦者之而焚之此豈天之
本心哉嗚呼先王之潤制可使不行於世不可使不
植於世不行於世犹有約也夫德於世虽有所者亦
及見也夫之德之存力之非一人成之非一世自伏羲
至於周而後大備六經同負於秦而秦之禍之鉅如
此烈哉究是禍鉅之由盖厚於心之打格於人心也
秦人七世富強豈真君者過半歟其秦其秦而棄之
道至於天鉅俱被其禍歟吞其其亦泯於人心者而
絕之遂至於諸儒並蒙其慘呼夫其憤秦乎舊七世
之業以一天下天非不養秦肆一已之暴以戕天下

天非不養秦使天更有秦詐數十年先生居以屋壁
極壞論之歎者曰已散簡之蠹者曰已腐者之生民
復、然游於免魅之鄉而後之人生亦將死、然
視天下如理亂絲而莫過其緒嗚呼天之有秦之
速也其愛惜六經之心乎楚坑之灰否矣揀屑之法
禁矣蠶師先儒駭、乎淪沒於世矣山藏屋壁之藏
或於廢塚而無德失天失權之大漢之負拊秦之
天意有在也矣先王鉅籍之德又將收拾於帝之
子孫矣吁秦不禍六經天亦不之秦如此其惡也秦之
禍鉅其自禍邪其鉅禍邪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一
年焚書三十一
年始皇七
才得二
年
漢世佳經之人
長焚之
吳起
以高祖
為泗
上專

魯高堂生傳士於一十七篇
今俄
禮是
七後

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後
又七
於魯
淹中

顏芝孝經十八章
祭焚
春左
氏傳
皆科
斗又
字

宋人竇公年百八十歲
帝時
大
宗
伯
大
曰
本
章
又

伏勝口傳尚存二十八篇
秦帝時
勝於
屋
壁
藏
存
後

始篇於泉
伏勝口傳尚存二十八篇
秦帝時勝於屋壁藏存後

右蒼曲臺雜記九篇
右氏
後數
下言
号
田
曲
臺
雜

女子李氏周礼上篇
武帝時
以
金
不
得

博士諸生刺經作王制
文帝
上
之
武
帝
後
承
詔
作
佳

孔安國古文尚書七十八篇
上之
武帝
後
承
詔
作
佳

河内女子蒼誓一篇
宣帝時
海
河
間
女
子

中或云漢地或云宛
夫子
壁
皆
張
霸
因
各
得
行
於

古又漢正入中
好
不
得
免
故
張
霸
因
各
得
行
於

韓宣伯序序
宣帝時
海
河
間
女
子

二載記
宣帝時
海
河
間
女
子

三篇
宣帝時
海
河
間
女
子

篇
宣帝時
海
河
間
女
子

賈氏古文易 即今易

佳經之人甚多如荀爽有魯韓各有次也
小其存易則有施孟梁丘京氏春秋則有心各
卿叔之學此所以至今行於世也上乃民間

階及相推授者

朝廷立士經博士

武帝時博士者經孟少卿皆置博士至
武帝是元帝始置博士立士經也

漢初君惟在歐陽氏名蒼易傳何春秋心羊而已至
孝宣後立大小夏侯尚各大小戴氏施孟梁丘易散
梁春秋至元帝時後立京氏易至平帝時後立左氏

春秋毛詩送禮古又尚各皆立官世祖中真易惟施

孟梁丘京氏尚春秋大小夏侯氏有文韓氏大

小戴春秋最盛凡十四博士每之朝廷一珍藏之中

秘者世莫得見民間佳又不一惟朝廷立之學

官天下方得拜習以定決科射策後曰漢法之佳推

立學官然後開弟子員改射策科去之六經惟二戴

於於帝宣時先立學官然後明堂位月令牙記三篇

至馬融而後定其各在氏春秋之詩至平帝始立後

左傳又廢至和帝乃立君叔新書也立中真又廢易

漢惟施孟梁丘京氏立於學官民間又有高堂二君

劉向以此中石易較之煇夏氏與中石易因然不傳
立於學官春惟伏生二十八篇與後春春書名於世
至東晉得之而後此西漢本知有古六經之意也
惟陳在中漢制考稽六經論家得以意甚之如口張
霸百兩篇春名氏曲臺孔道度小數春易得與
歷所藏互相錯雜兩輯嬰內外德詩又有魯琳然
漢世不得社別而淑臣之而歸之學官施孟梁丘易
古又費氏本公羊谷梁春秋左氏至平帝立又陽秋
大小夏存春外傳至本安國將欲以巫蠱推致不驗
而列由故春始得其必供在氏而好之夫子剛定為

王法漢之君臣皆不得見之又將何以講明乎在表
章以後致編抽摘稍益之而史時律儒不能為之
弁明以佳或莫或釐正遂至朝綱不立國史失春
而與服有志上東都而後倫是宣六籍誤之耶後之
君臣親意後古而不能詳考真偽故其必依據者皆
非也凡與服志所載如真與弁冕之制所從承周官
礼記及尚春以為之裁酌者皆以平以後之變此悞
於漢者以以不足守其前之規也夫君之礼中度
復備具其詳見於周官而詳之博士杜可辨管系有
學者亦不甚顯則漢固亦知有古不能又安知有制

天詩 漢文帝時有魯韓並立學官 毛平

春秋 文則時諸博士立六經作 宣帝立石渠 左氏又廢之

周禮 武立嚴 嚴左氏 宣帝立石渠 左氏又廢之

儀禮 武立嚴 嚴左氏 宣帝立石渠 左氏又廢之

淮南 王著淮南子行於世又聘明易者九人号九

師說 官 於學 於世

周禮 武立嚴 嚴左氏 宣帝立石渠 左氏又廢之

古經古文弁 古文姓不一漢儒

孔子 六經 孟易 春秋 左氏 春秋 左氏 春秋 左氏

商書 大夏作 稷 神農古文 堯 堯 堯

商書 少夏 科斗 高帝古文 堯 堯 堯

商書 商時 科斗 光作漁 魚 魚 魚

古文之別十有三而科斗者特水字也 古文之体不

一漢儒總說之科斗今之所說古文者有上古之又

科斗之變是也 有中古之又史籀大篆是也 有魏古

又文孔安國以經存是也 俗說之古文象之真也 有

施孟梁丘許慎以孟子得古文之正考之則向則以
三家脫去悔之天答之信然取費氏得古文之正
今之易行於世費氏易也要之孟子費氏皆中古文
文非上古之文也故易以十篇居之也以此古文不安
國以隸存古風之竹簡故曰隸古至明皇不好隸
古者改古文之文以今文從之古文尚存要之孔氏
古文以隸存古亦非古文之文也孔氏得於魯淹中
及孔子學七十餘篇河間王獻文刻白板其各篇為
別錄而其文不同矣以文雅也至於詩則文辭三家
得古文之正如遠近都美之楚噫噫錄之文皆

諸家所及也春秋惟左氏得古文之正也鄭公之
闕文仍叔之異文亦皆非諸家所無也古文之文
相掇漢世之然亦特今也故許慎說文時和帝用隸書
為正皆亦右孔子古文至有以李斯蒼錄者以蒼錄
之各者有以秦之時與秦之科斗之各者況秦又以
六經之文乎許慎氏亦不藏古文晉大魏中盜衆
竊襲王惛將策吞十有餘言古文亦有數種其一篇
論楚書最為工妙時人多好之

六經字各弁

古人制字非直純變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候

我千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孝乎之也此有人之德也而我於國仇之符突如其來也焚如死也象此之也此山西之德也而見於天易之序也音之亦有魚重質有所不免而况以一音而及律言於天下之言指乎此子鍾音非之也由作也子鍾之言有也北方言名令不愛者賦刑之賦春樹賦有兩音一死北方之音也音進至今河朔人視賦為樹音攝部吳之音也至今吳人視賦為樹音攝部鄭雍成視賦為注有言也至今齊之人視賦為注尚存祭之官名也今世之尚存以尚為常祭音也 至夫

孝人視尚為常此也音之異也古令不愛也亦有古文無及切而平仄皆通用者古文字中多假借音與及切而平仄皆通用如卿聖之為慶或各辭之為身陶之考字皆平仄不同也有古文不遠今多餘字以起義者如公羊視會為最聲為聲一及沈沈一之矣孟子視仁者人也孔視視者休也義者直也如此其甚多蓋上世之有無文字可假借也授而已或以竹簡寫之家藏不遺或本此又或以不通乎古也有隨方訛誤者子曰者土音子曰而訛訛亦莫莫楚佛於輕淺茲趙勝於重法秦隴則走為入梁益則

平也似去是以然安生月朔人則多用北音
孔說
之說為陸立明本矣吳人則多从吳音鄭森成亦
孔說
人則多收有音若夫楚音以野為汝陸氏之音術也
亦以野為汝則非也故鄭注註字有亦毋者有曰
作也為之語有曰孰作養如之語而不敢註改聖賢
之字楊雄作方言曰秦晉之逃之但魯之逃均為往
之義也齊魯之仇亦衛之洵荆吳淮泗之廢均為
信之義也如此則天旌之文字豈不向者若相異而
義故於一故曰古人制字非直紀實而已亦以齊天
下亦有之音也

諸儒著述

易 費直 學 王 鄭 注 六十四卦 釋義 伯注

春秋 公 孫 作 壁 正 義 安 國 注

詩 魯 毛 公 序 作 序 正 義 安 國 注

禮 左 氏 注 杜 預 注 賈 逵 注 鄭 注 魚 鄭 注

春秋 左 氏 注 杜 預 注 賈 逵 注 鄭 注 魚 鄭 注

家 說 日 注 下 無 名 及 元 漢 諸 皆 悉 成 也 鄭 森 成 集 二

禮 鄭 注 杜 預 注 賈 逵 注 鄭 注 魚 鄭 注

禮 鄭 注 杜 預 注 賈 逵 注 鄭 注 魚 鄭 注

六 經 注 疏 并 鄭 注 之 得 失

註 邦彥成用功於六經深矣而後世格其周禮
記之為何也邦彥注各矣而為伯恭誓作註 不見
此破以見廢邦彥注易矣以重封以於神農而學者
亦之信也大概邦氏學長於此而深於經制致先注
而後箋詩至訓詁又欲以一 求合於周禮此其
所以失也如注夏之方中駮牝三千則字天下之制
十二有閑如注米芾其車三千則尋曰馬法兵車之
數如注甫田歲取十十則尋井田一成之制如注楹
樸六師及之則曰散車之制亦有周禮如此之類則
束縛大遠不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一 尋右也

成長於此以私言詩迨矣若夫邦之在周官以源滯
為二水職方至箋公列詩則以芍鞠為水內賦一作
必從注私祀以維中及有為仲山甫洋官供
碩教政之官至至箋詩則以甫侯為呂侯非仲 獲
官為學官於一人而為二說蓋由私祀之詩未見文
詩箋詩之時私注之行不可追故箋詩之時不指注
私之失安知他日亦指箋詩之失乎鄭氏之說本不固
把將盧君之說本是不可攻又見
疏 唐貞觀中分讓置奔詔撰七經正義與馬嘉運
等參徵是止於私祀之詩取於尚春取於德於嘉

其王弼於左氏取杜預自正義作而諸家之學始廢
杜疑周初嚴於非周公亦為我疏其後永徽中
心為始作嚴於周初我疏本朝真宗又詔邢昺
夏周初嚴於公羊后宋正義於是九經之教始備
仁宗朝歐陽又忠心上言曰自唐太宗詔名儒定九
經正義迄年以來著為定論本於正義者為真後始
可所載既博所取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故異
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物賜詔諸儒學官悉取九經
之疏刪去讖緯之又使註義一無所駁雜其用亦
至多為益最大伏以則定正義必有大有可觀者惜

不果行也

詩春述篇秋存於春秋之世

僖二十三年趙衰賦河水則春秋之世其詩秋存於
之矣楚左史相倚能讀三墳五典則春秋之世其春
秋存於今之矣魯長洪道者曰曰曰三山教時林少
類為春學論漢帝蓋下也教能曰知也為知也竟與
辨與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凡矣彙秋略之可
也林公有春解行於世而無此律致者衣而之
予亦曰知之為知之三百篇之所以為可言也亦知
其為知由彙萃春畧之可也必欲強說則如身詩

曰白華者子之潔白也華者時和氣盡也
由疾下物各由其道也華丘方物得極其高大也
百篇之詩亦皆以有篇一字取義為詩者何以獨知
然乎

詩經易法

乾第一爻 閑嗚第一句

淵乎詩易之為春也有天下難明難象之理焉不可
以口舌求其始也且小乾之初元第一句曰潛龍
勿用是乾之初九一事物也其在天地人畜音也又
內天地人畜之外其象如潛龍勿用不可以千百計
也皆乾之初九爻所統攝也必曰潛龍然後可以

象乾之初九也無豫焉亦可以語焉也詩三百篇第
一曰閑嗚嗚者也立也且作詩者一時之真
現在是亦謀而感於心也凡真者所見在此所得在
彼亦可以事矣推亦可以理義求也真在鸞鸞則鸞
鸞在梁可以教石也真在鷹鳩則鷹鳩在梁可以
教石也真在黃鳥則在梁則解豈黃鳥之承
危皆可以教石也必曰閑嗚嗚然後可以教石也
他無預焉亦可以語詩也故序易第一句以明之

詩經春秋法

魯頌 祭誓

唐陸良弼曰六經之中有經文有史而別之於詩

易曰為經者與春秋為史也何暇必視孟堅子長
然後視之史由是觀之溫者事跡彰年統者事跡
晦者之跡散在辭之寓下理必然也誠以春秋魯
言又有或問者曰魯隱公秦穆公之變孰與齊桓晉
又彼必曰不然也詩有魯頌即春秋所錄之僖公
也魯有秦誓即春秋所錄之穆公也二石列在春秋
仲觀極又昭亦可及至附麗於詩者則盛立洪業如
一焉與禹湯文武成春宜揚其光何邪大抵溫者
事跡彰年統者事跡晦者之跡散在辭之寓下理必
也魯之頌秦之誓年而遇見於詩者皆自出於

之入於其耳者於其心其功烈與詩者相表裏豈非
魯僖秦穆之序歟

六經與論衡文

後學 成位 校訂

經藏解上并正之作之
將及者何的看解序考
是本則秋跋作日編考
看麻非列五許十從溫曰
而楚漢國天值年之序世
係天仲圖年作為今而值
之天所作為商每現行六
日天文若爾天弁去其之
必、推譽雅又、字、藏云
、非、身、注、地、以、論、是、天、卷、或、化、中、好、江、是、邦、解
漢、仲、天、秋、之、、鄭、夾、際、先
之、所、著、所、知、也

森彦
次記

卷之八
漢書卷之八

